



红旗

一九六七年第一期



红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一九六七年第一期 目 录

《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林彪(2)

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4)

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姚文元(14)

庆祝新年，迎接新的战斗任务

誓死跟着毛主席闹革命.....崔忠诚 李希文 王和钧(37)

抓住两个环子，担起两副担子.....解悦(40)

夺取革命和生产的双胜利.....尉凤英(43)

只有思想革命化，才有生产的大发展.....陈永贵(45)

抓革命、促生产靠的是毛泽东思想.....王永幸(48)

开展群众性的破私立公运动.....解放军某部红九连党支部(51)

向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新高峰前进.....杨道根(53)

沿着毛主席开辟的航道阔步前进.....李素文(55)

☆ 一月一日出版 ☆



红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一九六七年第一期 目 录

《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林彪(2)

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4)

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姚文元(14)

庆祝新年，迎接新的战斗任务

誓死跟着毛主席闹革命.....崔忠诚 李希文 王和钧(37)

抓住两个环子，担起两副担子.....解悦(40)

夺取革命和生产的双胜利.....尉凤英(43)

只有思想革命化，才有生产的大发展.....陈永贵(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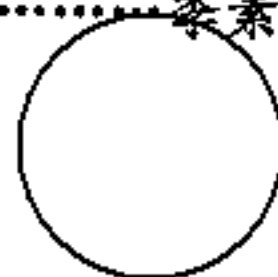
抓革命、促生产靠的是毛泽东思想.....王永幸(48)

开展群众性的破私立公运动.....解放军某部红九连党支部(51)

向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新高峰前进.....杨道根(53)

沿着毛主席开辟的航道阔步前进.....李素文(55)

☆ 一月一日出版 ☆



《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

林彪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是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

因此，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国人民的头脑，坚持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是我党政治思想工作最根本的任务。广大工农兵群众、广大革命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都必须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做到人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



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为了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要反复学习毛主席的许多基本观点，有些警句最好要背熟，反复学习，反复运用。在报纸上，要经常结合实际，刊登毛主席的语录，供大家学习和运用。几年来广大群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经验，证明带着问题选学毛主席的语录，是一种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好方法，容易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为了帮助广大群众更好地学习毛泽东思想，我们选编了这本《毛主席语录》。各单位在组织学习的时候，应当结合形势、任务、群众的思想情况和工作情况，选学有关的内容。

现在我们伟大的祖国，正在出现一个工农兵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毛泽东思想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无穷无尽的力量，变成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毛主席语录》的大量出版，对广大群众掌握毛泽东思想，推动我国人民思想革命化，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措施。希望每个同志认真地、刻苦地学习，在全国范围内，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下，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科学文化和现代国防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人民日报》 《红旗》杂志

一九六六年，在我国兴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最伟大的事件。这个革命，使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到一个新阶段。这个革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

在列宁领导下，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十月革命，解决了用革命暴力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给全世界无产阶级树立了伟大的榜样。但是，当时不可能解决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战胜谁，保持无产阶级政权，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一系列问题。十月革命的故乡，竟然出现了现代修正主义集团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使得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走上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这个教训，说明了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以后，能不能保持政权，能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成了国际无产阶级的一个新的中心课题。它不仅决定着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命运，而且决定着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革命事业的命运。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解决这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问题，给全世界无产阶级树立新的伟大的榜样。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右派和党内的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不甘心剥削制度的灭亡，不断地向无产阶级发动猖狂进攻，妄图实行资本主义复辟。在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的指导下，我们党领导无产阶级和其他革命群众，对资产阶



级的挑战举行了胜利的反击。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和它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的一次全面的较量。

经过激烈的阶级斗争，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一九六三年，在毛主席亲自指导下，我国进行的以戏剧改革为主要标志的文艺革命，实际上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开端。

从一九六五年十月起，毛主席亲自发动的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海瑞罢官》的批判，对“三家村”反革命集团的批判，对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领导人的批判，为大规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作了舆论准备，打开了道路。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毛主席决定发表北京大学的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掀起了一个以打击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重点的群众运动。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被揭露了出来，群众把他们斗得威风扫地。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社会面貌、人们的精神状态，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这个伟大的群众运动中，涌现出了一大批勇敢的革命闯将。

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正当亿万群众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自觉起来闹革命的时候，有一两个或几个在中央做工作的负责人，乘毛主席不在北京的机会，抛出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他们和那些坚决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负责人，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在他们暂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力图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这些人，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

正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我们的伟大舵手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制定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深刻地揭露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条反动路线，包庇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跟他们同流合污，镇压革命的群众运动，跟革命群众作对，归根到底，是要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复辟。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宣告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宣告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失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引到正确的轨道上来。这是毛泽东思想在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上的一个新的伟大胜利。

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广大群众的革命热情相结



合，就出现了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群众性的批判，出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这个新高潮的重要标志，就是红卫兵运动和革命大串连。

红卫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事物。六七月间，红卫兵刚出现，只有几十个人，当时被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诬蔑为“反动组织”，遭到了打击和围攻。而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主席，一发现红卫兵这样的新事物，就立即看到它的无限的生命力，歌颂它的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给予坚决的热烈的支持。毛主席的声音，像一声春雷，在极短的时间内，红卫兵在全国各学校和许多工厂、农村发展起来了，成为一支浩浩荡荡的文化革命大军。学校的斗、批、改发展到社会上的斗、批、改。革命的红卫兵，大破剥削阶级的四旧，大立无产阶级的四新。他们站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前头。他们起了先锋作用。

革命大串连，也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事物，也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主席支持和倡导的。革命师生在全国范围的大串连，把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连成一片。革命大串连，在全国传播毛泽东思想，宣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组织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有力地冲击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但是，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它的社会基础，这主要是资产阶级，还有一批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党内也有一定的市场，这就是一些世界观没有改造或没有改造好的干部。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利用这条反动路线的社会基础和它在党内的影响，兴风作浪。他们使用阴一套、阳一套的种种手段，对抗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破坏广大革命群众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

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最重要的阴谋诡计，就是挑动群众斗群众。他们暗中组织和操纵一些受他们蒙蔽的群众和群众组织，压制革命，保护自己，挑起武斗，企图制造混乱。他们还散布谣言，颠倒黑白，把他们暗中所做的这些坏事，加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头上，给革命派戴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帽子。他们继续妄图把斗争的矛头，指向革命群众，指向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向无产阶级的革命司令部。

正当我们党按照毛主席的阶级路线，组织无产阶级文化革命队伍的时候，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却利用“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个口号，蛊惑一批学生，制造宗派，搅乱阶级阵线。这个口号，开始是一些天真的青年人提出来的，他们由于思



想方法上的某些片面性，从反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排斥和打击革命干部子女、工农子女这个正确前提出发，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对于这些天真的青年，应该循循善诱地引导他们。我们党，当时就是这样做的。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却别有用心地利用这个口号，欺骗极少数学生（其中有些是没有教育好的干部子女），要把他们引上邪路，来同另一部分学生闹对立。这样一来，“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个口号，就成了对抗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东西。应当指出，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这个口号，实质上是宣扬剥削阶级的反动的血统论。封建地主阶级宣扬什么“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就是这样的血统论。它是彻头彻尾反动的历史唯心主义。

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不但不向群众检讨，不给被他们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假左派、真右派”、“伸手派”等等的革命群众平反，不肯当众销毁那些整革命群众的材料，反而大肆宣扬“秋后算账论”，扬言还要把革命群众当作“右派”处理。这种论调，就是要反攻倒算。无产阶级革命派是不怕算账的。“秋后算账论”是吓不倒革命群众的。散布这种论调的人，又对党、对革命群众欠下了一笔新账。革命群众对于他们的这笔账，是一定要算的。

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们这些形形色色的表演，恰好暴露了他们自己。他们闹得越凶，就越使广大群众认识到什么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认识到非起来揭露和批判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可。

这些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为什么在一个时候能够蒙蔽一些群众呢？这是因为，他们利用毛主席和党在群众中的崇高威信，他们贪天之功，据为己有，把自己说成是党的化身，把自己的言行说成是党的领导，把相信党说成是相信他们自己。他们还特别宣扬这样一种论调，就是要人们不讲原则、无条件地服从直接上级领导。这种论调，实际上是提倡盲从，提倡奴隶主义，而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的。

早在一九四二年整风运动，从思想上解决王明路线问题的时候，毛主席就指出：

“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

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事实上，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师生及革命干部对于错误的领导，就广泛地进行过抵制。

坚决接受和执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领导，坚决抵制危害革命的错误领



导，坚决反对奴隶主义，这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原则，也是组织原则。一切真正的共产党员，都应当坚决地、不折不扣地、无所畏惧地按照这个原则办事，并且正确地向群众宣传这个原则。这个原则，为广大革命群众和广大革命干部所掌握，那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会被缴了械。

八届十一中全会到现在，已经四个多月了。毛主席和他的战友们，对犯了路线错误的同志，做了许多政治思想工作，广大革命群众也对他们进行了批评和教育。有些同志已经改正了错误，有些同志正在改正错误。这是应该受到欢迎的。对于那些还不肯改正错误的人，应当大喝一声：必须悬崖勒马！如果他们继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党对群众玩弄两面手法，那就要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合流了，或者证明他们自己本来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次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非常深刻的。几个月来开展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群众运动，获得了极大的胜利，使得亿万群众懂得了这场斗争的实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要放手发动群众，斗垮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革除一切剥削阶级的旧东西。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则要压制群众，保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保护一切剥削阶级的旧东西。一个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一个要保存资本主义旧秩序，一个要革，一个要保，这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

随着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群众性批判的深入发展，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一步为广大群众所掌握，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出现了一个新局面。这个新局面的主要特点就是：

广大的工人、农民起来了。他们冲破各种阻力，建立自己的革命组织，投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

革命学生的力量有了很大的发展、壮大和提高。有些革命学生走到工厂，走到农村，开始同工农群众相结合。

党和国家机关的革命干部，起来造那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负责人的反。

群众运动的规模更大了。斗争的内容更丰富了。在工人中，农民中，学生中，机关干部中，涌现出了更多的革命闯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更加孤立了。



我国现代史上的文化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运动开始，发展为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发展为革命的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相结合。这是客观的规律。作为我国现代革命史开端的五四运动是这样，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也是这样。一九六七年，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按照这个客观规律进一步地展开。

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

一九六七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

一九六七年，将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响的一年。

一九六七年，将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的一年。

一九六七年，提到全党和全国革命群众面前的政治任务，主要是：

第一，在工厂和农村中，要根据毛主席和党中央“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大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推动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工厂和农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都要按照文化革命的十六条办事，坚持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任何人不能包办代替。四清运动要纳入文化大革命中去，在文化大革命中，解决四清问题和四清复查问题。

工厂和农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极其重要的。工人和农民，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必须放手发动工农群众，斗垮工矿企业和农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铲除一切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旧东西。只有这样，才能把资本主义复辟的根子挖掉。

毛主席在抗日战争初期说过：“只有动员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才能战胜帝国主义，才能战胜封建主义”。同样，在今天，只有“动员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才能战胜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才能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战胜谁的问题。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定要从机关里、学校里和文化各界里，发展到工矿企业和农村，让毛泽东思想去占领一切阵地。如果运动停留在机关、学校和文化各界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会半途而废。

一切抵制在工矿企业和农村中大搞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论调，都是错误的。

有些糊涂人，把革命和生产对立起来，认为一搞文化大革命就要妨碍生产。因此，他们只抓生产，不抓革命。这些同志没有想一想，种田、织布、炼钢是为了什么？是要搞社会主



义还是要搞资本主义？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只有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能保证我们的经济建设沿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路前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许多事实证明，凡是文化革命搞得好的地方，生产就有了很大的发展。革命只会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不会妨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理。

还有极少数人，他们借口抓生产来压制革命。他们表面上关心生产，其实他们关心的是自己的乌纱帽，是保存资产阶级的旧东西，害怕革命革到自己的头上来。当着群众起来大搞革命的时候，他们竟然挑动一些暂时受他们蒙蔽的人，停止生产，来对付革命群众。其中有的人，甚至同地、富、反、坏、右勾结起来，进行不可告人的勾当。这恰好暴露了他们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甚至他们自己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者是快要成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工矿企业和农村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一切阻挡这个潮流的论调，一切阻挡这个潮流的人，都将被革命群众送到垃圾堆里去。

第二，对于学校里和文化领域各界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大力提倡革命师生、革命知识分子，有计划、有组织地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实行和广大工农群众相结合。

毛主席在一九三九年发表的《五四运动》和《青年运动的方向》里指出：

“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

“全国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一定要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和他们变成一体，才能形成一支强有力的军队。这是一支几万万人的军队呵！有了这支大军，才能攻破敌人的坚固阵地，才能攻破敌人的最后堡垒。”

毛主席在这里阐述的是一个普遍真理。和工农群众相结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青年运动的方向，也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青年运动的方向。

在今天，也是这样：**“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只有和工农群众相结合，才能真正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

在今天，也是这样：知识青年、学生青年要下厂下乡，去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和他们变成一体，才能组织起几万万人的大军，攻破那些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盘踞



的阵地，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后胜利。

下厂下乡和本单位斗、批、改，要作合理的安排。对于前一段本单位的斗争，要作必要的总结，进一步明确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分清大是大非，端正下厂下乡的态度和认识。

下厂下乡，要虚心向工农群众学习，甘当小学生，同工人农民一起劳动，一起学习，一起讨论文化革命问题，宣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眼睛向下，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和那里的革命群众组织相结合，不要自以为是，不要包办代替。

下厂下乡是完成本单位斗、批、改任务的重要条件。青年学生、青年知识分子，投到火热的工农群众运动中去，使自己的思想得到改造，就能更有力地斗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能更明确地认清大辩论中的是非。只有工厂、农村彻底实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属于上层建筑的学校和文化各界的革命才能彻底完成。只有了解工厂、农村的实际，听取工人和农民的声音，才能切合实际地改革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学方法，才能有效地改造我们的文化团体和文化工作，真正地完全地做到为工农兵服务。

第三，充分发扬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这种大民主，就是在毛泽东思想统帅下，发动亿万群众，向社会主义的敌人举行总攻击，同时也是对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进行批评和监督。造成这样一种大民主的社会风气，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具有重大的深远的意义。

无产阶级大民主，是毛主席的群众路线的新发展，是毛泽东思想同亿万群众相结合的新形式。这种大民主，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最好的方法。广大群众在这种大民主运动中，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分清敌我，分清是非。这种大民主，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最好的学校。

毛主席告诉我们：“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我们运用大民主这个手段，要达到的目的，是实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社会主义事业。背离了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利益，背离了社会主义，背离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的大民主，而只能是少数人对革命群众的压迫。

我们提倡的大民主，是在毛泽东思想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群众之间的不同意见，要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进行辩论，而不能用强制的办法压制别人。在



人民内部，如果只允许自己发表意见，不允许别人发表不同意见，那就违背了无产阶级大民主的原则。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挑动被他们蒙蔽的群众进行武斗，来压制革命，这是破坏无产阶级的大民主，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是破坏无产阶级专政。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反动派实行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是实行无产阶级大民主的保障。无产阶级大民主，又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没有无产阶级大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就有变成资产阶级专政的危险。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无产阶级的民主，不用说大民主，连小民主也不会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必须坚决地毫不动摇地保证人民民主权利，保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的正常进行。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制造交通事故进行暗害、里通外国、盗窃国家机密、搞破坏活动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实行专政，依法制裁。一切革命群众，都应当协助和监督我们国家的专政机构，执行保障无产阶级大民主的任务。对于那些思想反动、但没有违法行为的右派分子，还是要由群众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同他们进行斗争。

第四，继续开展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群众性的批判。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出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绝不是偶然的。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以来，就存在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存在着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的斗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提出反动路线的人，只是进一步地暴露了他们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

在工矿企业，在农村，在大中小学和文化各界里，在党政机关，在各个领域内，反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且清除它的影响，使人们真正从思想上解决问题，还要做许多深入细致的工作。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今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工人运动中，农民运动中，学生运动中，在各个战线上，都要大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立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关键。

党政机关的革命干部，要打破清规戒律和那些束缚革命的条条框框，到群众中去，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学生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使我们的党政机关，彻底实现无产阶级的革命化。

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当中，对待犯路线错误的同志，要根据毛主席的教导，“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至于极少数



不肯回头，坚持错误，阳奉阴违的两面派，他们一定会被人民群众打倒，那是咎由自取。

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是一小撮人。绝大多数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经过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考验和锻炼，将更加坚强起来。

革命的左派队伍，要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努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进行提高和整顿。革命的左派队伍，要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加强团结。要进一步学习和掌握毛主席的战略和策略思想，善于争取和团结大多数，把顽固的敌人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在斗争中要严格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注意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同拥护党和社会主义、但也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或写过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的人，严格区别开来”，“注意把资产阶级的反动学阀、反动‘权威’，同具有一般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人，严格区别开来”。经过运动，最后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一定还要玩弄新的花样，继续捣乱。同一切反动派一样，“他们对于革命人民所作的种种迫害，归根结底，只能促进人民的更广泛更剧烈的革命。”当然，同一切反动派一样，他们也是纸老虎。我们要像毛主席教导的那样，在战略上藐视他们，在战术上重视他们，坚持不懈地同他们进行斗争。

我们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为纲，结合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进一步响应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林彪同志的号召，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锻炼和壮大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的革命队伍，夺取一个又一个的新胜利。

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旗帜下，

工人阶级联合起来，

工人阶级同贫下中农和其他劳动者联合起来，

一切劳动者同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联合起来，

各族人民联合起来，

展开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



評反革命两面派周揚

姚文元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像大海的怒涛一样，猛烈地冲刷着那些阴暗的毒蛇的巢穴。

轰！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长期盘踞的旧中央宣传部这个阎王殿倒塌了。

在最近举行的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会上，江青同志指出：“旧北京市委、旧中宣部、旧文化部互相勾结，对党，对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必须彻底揭发，彻底清算。对于我们党内以反对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目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必须彻底揭发，彻底批判。”

对旧中宣部周扬等人的揭发和清算，关系到用毛泽东思想总结几十年来的革命历史，关系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历史，关系到党内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关系到更深入地挖掘政治上资产阶级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必须搞深搞透。

周扬是一个典型的反革命两面派。他一贯用两面派手段隐藏自己的反革命政治面目，篡改历史，蒙混过关，打着红旗反红旗，进行了各种罪恶活动。他是我们现在和今后识别反革命两面派的一个很好的反面教员。他最后的一个公开报告，即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上题名为《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做又会劳动又会创作的文艺战士》的报告，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典型。

这个报告，忠实地执行了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头目的旨意，极力抵制毛泽东同志关于批判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指示。这个报告，在马克思主义词句的伪装下，对十六年来文化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进行了肆意的歪曲和捏造。这个报告，把周扬这个修正主义分子，伪装成毛泽东文艺路线的执行人，完全颠倒了历史。特别使人愤慨的是，周扬在这个报告里，十分卑鄙地篡改了毛泽东同志对于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极为重要的指示。

一九六四年六月，毛泽东同志对周扬和他控制下的全国文联和各个协会，提出了一针见血的批评，指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



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这是对以周扬为首的文艺界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一个严厉的批判和打击。这个指示彻底揭露了全国解放以来，旧中央宣传部领导人，包括周扬在内，执行的是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彻底揭露了文化战线上大多数的机关、团体和刊物，一直被修正主义集团所控制，成为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行全面进攻的工具，必须进行夺权斗争；彻底揭露了周扬这伙文艺界的修正主义分子，正在为资本主义复辟准备舆论，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在赫鲁晓夫那样的野心家的导演下，演出裴多菲俱乐部式的反革命政变。

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指示，在一九六四年七月十一日当作正式文件发给了各级党组织，推动了全国的文化革命。但是，一贯抗拒毛泽东同志指示的周扬，竟敢在报告中把毛泽东同志的话明目张胆地篡改成：“他指出，一些重要文化部门的领导、一些文艺刊物，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把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十五年来”这个长时间的期限删掉了，把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大多数”文化部门和刊物，减少成“一些”文化部门和刊物，千方百计掩盖这条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罪恶。毛泽东同志揭露他们这一伙人“做官当老爷”，就是当了资产阶级贵族老爷来专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也被周扬删掉了。最不能容忍的是，他把毛泽东同志最重要的话，即指出周扬控制下的这些协会“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这个精确的科学论断和严厉的政治警告，一刀砍掉，统统删去。在“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伪装下，玩弄了一个篡改、歪曲、抗拒毛泽东思想的偷天换日的大阴谋。

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决不是周扬的黑手所能涂抹得了的。下面，我们将以毛主席的这个指示为指针，通过对十六年来阶级斗争历史的分析，用大量确凿的事实，来揭露周扬反革命两面派的真实面貌。

一部反革命两面派的历史

周扬在对青年业余作者的报告中，伪装出“一贯正确”的姿态，跳出来“总结”解放以来“五次大辩论、大批判”。他竟把自己打扮成是“全面地正确地执行毛泽东文艺路线”的代表者。

这是假的。这是撒谎。这是颠倒黑白。这是在光天化日之下伪造历史。

真相如何呢？

请看周扬在历次思想战线上的大斗争前后的真实面貌：

第一次大斗争，是一九五一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这次斗争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国初期。当时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正在全面展开，资产阶级同封建残余势力相勾结，向年轻的无产阶级专政发动了一场猛烈的进攻。他们抛出了《武训传》。这是一部狂热地歌颂地主阶级及其走狗，狂热地宣扬最无耻的奴才主义、投降主义，狂热地诬蔑农民革命斗争的极端丑恶的反革命电影。远在解放以前，国民党反动派的伪“中国电影制片厂”就动手拍制这部影片，他们没有来得及拍完，人民解放军的炮声响了。解放以后，周扬修正主义集团的另一个头目夏衍继承了国民党反动派未完成的事业，在他的直接领导下拍完了这部反革命电影。电影一放映，立刻就受到一批党内外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吹捧，号召学习武训和“武训精神”，也就是要无产阶级像武训那样向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屈膝投降。毛泽东同志亲自发动了对《武训传》的批判。他在为五月二十日的《人民日报》写的一篇题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中，尖锐地指出了文艺界的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向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投降的错误，严肃地责问：“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毛主席所说的“一些共产党员”，为首的就包括周扬。周扬当时担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党组书记。他自称“我自己很早就看了电影《武训传》”，这部电影是经过他批准后在全国范围放映的。这部反动电影一出来，立刻被毛泽东同志发现了。当时，中央有的同志通知周扬，《武训传》是一部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反动电影，必须批判，还没有说到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就被周扬顶了回来。周扬趾高气扬地摆出一副十足的贵族老爷架子，十分轻蔑地说：“你这个人，有点改良主义有什么了不起嘛！”

五月二十日《人民日报》社论发表以后，在毛泽东同志的严厉责问下，周扬被迫出来做了几句假检讨。实际上他一直阳奉阴违，寻找机会反扑。一九五一年六月四日，《武训传》批判刚开始，周扬立刻就写了一封黑信给他的一员大将于伶，指示于伶“在思想斗争问题上”，“具体处理要慎重，仔细，不可急躁鲁莽”。并焦急地说：“我们最需要知道的是真实情况”。于伶当时窃踞了上海文化局副局长，他包庇和勾结着一批形形色色的牛鬼蛇神。所谓“慎重，仔细”，就是要于伶注意“仔细”保护资产阶级力量，保护那些披着文艺外衣的反革命分子；所谓“不可急躁鲁莽”，就是指示文化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尽量削弱毛主席批评中尖锐的政治内容，采取拖延的策略，以便把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最后化为一个“认识”问题。周扬在信中加了圈的所谓“真实情况”，就是要收集保护资产阶级右翼的种种材料，进行反党活动。这是周扬一伙在《武训传》批判过程中的一次反党大阴谋。

在毛泽东同志发起下，突破了周扬的重重抵抗，组织了一个武训历史调查团。这个团克服了周扬派来的他的秘书锺惦棐的怠工破坏，依靠广大群众开展了工作。这个团的调查结果，就是七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在《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的《武训历史调查记》一文。这篇经过



毛泽东同志修改的文章，以铁的事实揭开了武训这个大地主、大债主、大流氓的反动面目，为这场大辩论作了最好的总结。这时周扬见铁证如山，再抵抗下去不行了，立刻变换了策略，赶紧换一副面孔，出来写文章，捞资本。他在八月发表的文章中，先说了两句什么自己“并没有能够充分地认识和及早地指出它的严重的政治上的反动性”，然后摇身一变，出来做“系统的”总结，好像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者，不是别人，而是他周扬！

当然，周扬对毛泽东同志的批评是决不甘心的。批判的高潮刚过去，周扬就迫不及待地站到第二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讲坛上，发动反攻，为《武训传》批判“纠偏”。他在题名为《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的报告中，声色俱厉地说：“自电影《武训传》批判以后”，“我们的批评工作中发生了一些偏向”，“应当加以纠正”。接着就猛烈地攻击什么“从教条公式出发”的“一些粗暴的、武断的批评”，“一部分读者的偏激意见”（即广大工农兵的革命批评），再加上党的领导不“支持”所谓“创作事业”，“使不少作家在精神上感到了压抑和苦恼。这种情绪是需要设法转变的。”

请看，周扬在这里“纠偏”纠得多么彻底！他实际上把由毛泽东同志发动的对反动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彻底否定了，把工农兵的批评一把扼杀了，也把毛泽东同志对周扬等“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的批判推翻了！无产阶级刚刚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周扬就大喊大叫“苦恼”了，“压抑”了，这个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映他那个阶级的呼声是多么敏锐啊！

请看，《武训传》批判前后，周扬扮演的是一个什么角色！开头，他以文艺界“老头子”的身份，领着他那一伙放毒，大反毛泽东思想，大反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抗拒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战斗一打响，他连忙来个假检讨，蒙混过去，欺骗党、欺骗人民。然后，他装出“正确”的姿态来“总结”斗争，把功劳算在自己账上。接着，他就逐步把运动拉向右转，向革命人民发动反攻倒算。同志们，请注意，周扬是玩弄反革命两面派的老手，抓住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清楚周扬在各次斗争中的基本面貌。也可以看清楚其他已经揭露和尚未揭露的“两面人”的特征。

第二次大斗争，是一九五四年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和胡适反动思想的批判。这次斗争发生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深入展开的重要时期。随着党提出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总路线，不甘心死亡的资产阶级加紧了对社会主义力量的进攻，并且加紧在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彻底揭露了和粉碎了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篡党阴谋。斯大林逝世后，现代修正主义逆流开始泛滥。这种情况直接影响到我国文艺界，使党内外的一些资产阶级分子活跃起来。以周扬为首的文艺界修正主义集团，利用他们垄断的刊物和报纸，大力吹捧和支持资产阶级“权威”，对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则采取了贵族老爷式的压制和打击。他们全力支持极端反动的胡适派的唯心



论，毒辣地镇压一切起来批判资产阶级的人，为资产阶级抗拒社会主义改造服务。毛泽东同志看到了文艺界黑线专政的严重形势，又发动了对《〈红楼梦〉研究》和胡适反动思想的批判。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毛泽东同志在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和其他有关同志的一封信中，尖锐地深刻地批评了以“大人物”自命而镇压对资产阶级批判的“某些人”，他愤慨地说：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①，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毛泽东同志尖锐批评的以“大人物”自命而压制“小人物”的“某些人”，反对在《人民日报》转载批判俞平伯的文章的“某些人”，为首的就包括周扬，也包括丁玲、冯雪峰支配的《文艺报》。

正是周扬，一贯执行一条吹捧资产阶级“权威”、压制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的反动路线。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他在《文汇报》发表的题为《论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中，就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吹捧为“革命的领导力量之一”，说什么离开了他们“革命就搞不成”，胡说什么进城

① 《清宫秘史》是一部彻头彻尾的卖国主义的影片。一九五〇年三月开始在北京放映。它一面无耻地宣扬屈膝投靠外国帝国主义的奴才思想，美化光绪皇帝和地主阶级中的保皇党，疯狂地叫嚣要依靠“洋人”打进来“帮助皇上恢复皇位，重振朝纲”；一面狂热地诬蔑英勇地反对帝国主义的义和团是“杀人放火”“状如疯魔”的“拳匪”，极尽其丑化之能事。这个影片同美帝国主义一个腔调，完全适合了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需要，完全适合了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进行反革命复辟的需要，而同毛泽东同志《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的伟大号召相对抗。可是这部卖国主义电影出来后，由于党内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鼓吹，不但没有被批判，反而被捧成是“爱国主义”影片。那些反毛泽东思想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竭力阻挠对这个影片的批判。他们实际上“爱”的是地主资产阶级，他们用以观察问题的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他们是真正的“保皇党”，这不是很清楚的吗？鼓吹《清宫秘史》的“大人物”当中，就包括有在当前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们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动资产阶级世界观，他们保护剥削阶级、仇恨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本质，早在建国初期吹捧《清宫秘史》时就表现出来了。



的工农干部没有知识，“这一方面的缺陷，就需要城市的知识分子来填补。”他又一再叫喊要“依靠作家、艺术家自己的团体”，用所谓“社会方式来领导艺术创作”（一九五三年《文艺报》第十九期），不许无产阶级插手资产阶级“权威”控制的“团体”。周扬就是这样把资产阶级“权威”、叛徒、反革命分子安排、“填补”到文化界的各界里，去作“领导力量”，压制一切革命者对他们的批判。

正是周扬，直到一九五四年《〈红楼梦〉研究》批判展开前夕，还专门在《发扬“五四”文学革命的战斗传统》一文中，五体投地地吹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什么“民主倾向”，什么“有思想、有才能”，什么有“抱负和理想”，什么“有良心的、正直的人”，……你们看，这不是简直把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捧上了天吗？

正是周扬，还在这篇文章中大捧特捧“西方先进的科学和先进的文化思想”，这里的“西方”，是指欧美资产阶级的文化，就是形形色色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宇宙观，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胡适派的唯心论，即资产阶级实用主义。把资产阶级反动哲学说得那么神圣，这不是对俞平伯之流的资产阶级“权威”最大的撑腰吗？这不是十足地“甘心”作资产阶级代言人吗？

正是周扬，在这场大斗争中又重演了一次反革命两面派的角色。战斗刚刚开始，周扬就尽力想把这场尖锐的政治思想斗争，化为一场所谓“纯”学术讨论。一九五四年十月二十四日，他在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召开的座谈会上，迫不及待地要人们去研究“包含复杂的内容”的所谓“学术思想上的问题”，开了一大批题目，要人们去搞烦琐考证。十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发表了质问《文艺报》编者的文章，公开揭露了文艺界某些领导人的资产阶级贵族老爷态度。周扬看看形势不妙，马上及时制造假检讨。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八日，他在全国文联主席团和全国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上，说什么“放弃了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和斗争”“是我们工作中最大的错误。我也就是犯了这种错误的。”等等。这个“检讨”，拆穿了说，不过是“错误人人有份”而已。他根本不想稍为清算一下自己反动的资产阶级政治立场，只是想借此蒙混过关。什么“我们”“进一步展开了对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贪天之功以为己功，不知人间有羞耻二字。人们都清楚：这个“我们”是不包括你周扬的。你的所谓“全面批判”不过是摇身一变的故技重演，这是为了保持你窃踞的领导地位，以便把斗争拉向右转，开展反攻倒算。到了一九六一年、六二年，你们不是连续发表了成百万字的曹雪芹死年考据、祖宗考据、大观园地址考据……等等奇谈怪论，登了整版整版的稀奇古怪的地图，为胡适派唯心论实行了一次大复辟吗？

第三次大斗争，是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五年紧接着批判胡适而展开的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这是一场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亲自领导之下的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尖



锐斗争。是对反革命势力的一个严重打击。周扬的思想同胡风思想本质上是一样的，他同胡风一样，反复鼓吹“艺术的最高原则是真实”（一九五二年），反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反对毛泽东思想。他同胡风一样，反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反对作家深入到工农兵斗争中去，甚至狂妄地说“不去，也还是可以结合的”，“我们和工农是要分工的”（一九四九年），公然以贵族老爷自居。他同胡风一样，反对写重大题材，反对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大力鼓吹所谓“选择题材”上要有“完全自由”，要“最大限度地保证这种自由”（一九五三年）。他同胡风一样，主张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人性论，反对阶级分析，用所谓“新的国民性的成长的过程”（一九四九年）之类人性论的语言，来歪曲劳动人民的阶级面貌和阶级性格。他同胡风一样，提倡“创作就是一个作家与生活格斗的过程”、就是“主观和客观完全融合”“物我一体”（一九四一年）之类极端反动的主观唯心论的创作方法。他同胡风一样，把西方资产阶级文艺奉作至高无上的祖师。胡风的反动文艺思想，周扬都有，只是伪装得更巧妙些。一九五二年，周扬、林默涵等人召开过一个所谓“批判”胡风的座谈会，在会上就吹捧胡风是“政治态度上拥护毛泽东同志”的，“在大的政治方向政治斗争上”，是“同党站在一起的”，甚至把这个反革命头目捧做“非党的布尔什维克”。完全暴露了周扬一伙同胡风“政治方向”上是一致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所以要攻击周扬等人，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攻击周扬的这一套。正如《人民日报》编者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的按语中指出的：“反革命分子的攻击少数人不过是他们的借口”，他们攻击的目标是我们的党，是毛泽东思想。可是周扬却利用反胡风斗争投了一个机，他抓住胡风攻击他周扬这个假象，把自己打扮成好像是毛泽东文艺路线的代表者。从此就神气起来了。从此就更加露骨地使用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手段了。其实，拆穿了，这是一场政治投机，是一个大骗局。

狐狸尾巴是藏不住的。果然，对胡适、胡风批判的革命硝烟还没有消失，周扬就急忙把对资产阶级的批判和斗争拉向右转。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周扬写了一篇《纪念〈草叶集〉和〈堂·吉珂德〉》的文章。当时，毛泽东同志坚决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已经发表，中国农村正处于伟大的社会主义高潮中间。毛泽东同志号召文艺工作者到农村中去，到火热的群众斗争中去，大写“成千上万”的英雄人物；周扬却针锋相对地狂热地鼓吹堂·吉珂德的什么“高度的道德原则”，即资产阶级的道德原则；他特别狂热地吹捧十九世纪美国资产阶级诗人惠特曼，要作家把他当作“参加斗争”的“范例”。他还从惠特曼著作中抬出了一种“新型的人”，当作中国人民的“光辉榜样”。请看：

惠特曼的奇异贡献是他在他的诗篇中创造了“人”的一种光辉形象。读了他的诗，人们就好像能够看见一种惠特曼式的人，一种新型的人，身体健康，心胸开阔，有崇高的理想，劳动创造的手，并且永远乐观。



惠特曼式的人，肯定的说，是一种新的人，是一种足资我们学习、模仿的光辉榜样的人。

在这里，周扬用“劳动创造的手”这样一个迷惑人的短句，好像惠特曼歌颂的是劳动人民。不，《草叶集》中所歌颂的“人”，并不是什么抽象的人，更不是劳动人民，而是美国资产阶级的化身。我们查了一下，发现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周扬在延安《解放日报》上的一篇文章中，早就吹捧过美国资产阶级。那时他直截了当地说出了他所欣赏和赞美的惠特曼式的“人”，是“充满信心的美国资产阶级的典型，肉体地健壮，胸怀广阔”。丑死了，丑死了，把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狭窄心肠捧做“胸怀广阔”，不觉得肉麻吗？在六亿工人农民兴起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时刻，在社会主义英雄人物成千上万地涌现的时刻，周扬再一次把反动虚伪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捧做“崇高理想”，把惠特曼当作“参加斗争”的“范例”，把“美国资产阶级的典型”叫做“新型的人”，当作“光辉榜样”，把堂·吉珂德的骑士道德捧作“高度的道德原则”，要人民去“学习、模仿”，这不是公开同毛泽东思想对抗吗？这不是对于六亿工人农民的翻天覆地的社会主义革命一个猛烈的反扑吗？这不是要城乡资产阶级和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者“永远乐观”，坚决抗拒社会主义改造，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吗？

这还不够。紧接着对西方资产阶级的吹捧，一九五六年三月，周扬就迫不及待地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的报告中，破天荒地一次封了五位所谓“当代语言艺术的大师”。他用双手奉上“大师”的皇冠，表现了自己是资产阶级“权威”忠实的代理人。这也是从外国学来的。这是命令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权威”跪倒投降，这是对于毛泽东同志历次指示的猖狂大反攻。这顶帽子封了许多人的嘴。当一九五八年、五九年，有一些要求革命的“小人物”冲破了周扬的禁令，甘冒挨打的危险，对其中某几位“大师”进行了一点批评时，周扬马上出来为这些“大师”保镖，多次用最刻毒的语言打击批评者。一九六二年二月，他在对“老剧作家”的讲话中愤恨地反驳道：“有人对有些作家被称为语言艺术大师不满意，说是捧场。……要不要学语言？要不要跟大师学？”这不是要青年死心塌地做资产阶级“大师”的奴仆吗？连对资产阶级表示一点“不满”都不准，真是蛮横极了。

第四次大斗争，是一九五七年粉碎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伟大斗争。这次斗争，发生在我国经济战线上在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苏共“二十大”以后国际修正主义的大出笼大泛滥，直接促使了国内的修正主义逆流的发展。周扬在这个时期发表了一连串的讲话和文章，为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提供了精神武器。

一九五六年三月，苏共“二十大”刚开过，周扬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就赤裸裸地说：

一定要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我们不只学习苏联，也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中那些进步的艺术。……比如《居里夫人》就是很好的片子，思想性或艺术性都是很高的，这是十几年以前的美国



片子，虽然不是正面宣传共产主义，但是那就是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居里夫人的世界观和我们共产主义者的世界观是一致的。所以我们要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进步文艺发生更密切的关系……我们应该吸收他们的好的东西，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会影响他们，而他们也会影响我们。

这是一篇搞“和平演变”的计划书。《居里夫人》是美国罗斯福执政时拍摄的一部反动影片。它通过居里夫人的一生，集中宣扬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平主义、个人奋斗、成名成家、阶级调和的反动观点，宣传了科学家的活动是超阶级、超政治的，要为“全人类”服务，实际上是为垄断资产阶级榨取高额利润服务。美国垄断资产阶级拍出这种“传记片”，是想用比较隐蔽的形式，为资产阶级涂脂抹粉，“影响”和腐蚀美国劳动人民，使他们放弃阶级斗争的道路而幻想爬到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层，用心极为恶毒。它比那些色情片、“西部片”有更大的欺骗作用。周扬把它当作宝贝，称颂它是“进步的艺术”，是要做美帝国主义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即用西方资产阶级反动艺术来“影响我们”，使我们的艺术变成挂社会主义羊头，卖资本主义狗肉的修正主义艺术，为培养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服务。同志们只要看一看，这些年来，在周扬一伙控制下出了多少坏电影，这些坏电影同西方资产阶级艺术有多少“密切的关系”，就会懂得向美国这种“进步电影”学习的结果是什么了。

周扬说，“居里夫人的世界观和我们共产主义者的世界观是一致的”。这是一大发明。你们同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讲“一致”，说明你们这伙“共产主义者”嘴上的“共产主义”是假共产主义，即修正主义。这难道不是暴露了你们的一个大秘密吗？请看自然科学领域中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不是同周扬一样，到处同资产阶级反动世界观讲“一致”吗？

不久，周扬在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让文学艺术在建设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发挥巨大的作用》一文。这是一个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纲领，这是一篇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宣言书。

周扬在文章中大反“庸俗化”“简单化”“清规戒律”“宣传作用”，认为党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对待文艺工作的简单化的、粗暴的态度”，“严重地束缚了作家、艺术家的创作自由。”自由是有阶级内容的。抽象的“创作自由”是资产阶级的反党口号。在阶级社会里，只有阶级的自由，没有超阶级的自由。有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对资产阶级进行专政的自由，就没有资产阶级和一切反动派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自由。有了资产阶级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自由，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自由。周扬向党伸手要“创作自由”，是为资产阶级争反党反社会主义自由，让牛鬼蛇神解除“束缚”，自由地搞反毛泽东思想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活动。周扬所攻击的所谓“教条主义”“清规戒律”，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阐明的关于无产阶级文艺的根本原则；他所攻击的“宣传作用”，就是反对文艺宣传无产阶级的即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创作自由”和所谓“反教条主义”



这两个反党口号，后来成为文艺界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主要武器。直到一九六二年、六三年，不是还有人用“尊重创作自由”之类的老谱，来为各种毒草催生吗？

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越凶，周扬反革命的真面目就暴露得越清楚。正当资产阶级右派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达到高潮的时候，一九五七年四月九日，周扬在《文汇报》上发表讲话，眉飞色舞地欢呼“剧目开放是戏曲界的一件大事”，为舞台上乱舞的群魔助威；极力赞美右派分子刘宾雁等从苏修那里搬来的所谓“干预生活”的一批大毒草，认为“尖锐地揭露和批评生活中的消极现象的作品，愈来愈引起了人们的注目”。在四月间，周扬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呼风唤雨，煽风点火，反对所谓“春寒”，要求“春暖”，鼓动右派起来争取“春天”也就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到来。五月十三日，他在一次报告中疯狂地诬蔑共产党员“像特务一样”“像木头一样”，极力称赞当时成为章罗联盟喉舌的《文汇报》放火“胆子大”。他说，讲要杀几百万共产党的人，“也不见得就是反革命分子。”真是毒牙毕露。这完全证实他是一个漏网的大右派。

反右派斗争一打响，玩弄反革命两面派手段的周扬，立刻又见风转舵，巧妙地摇身一变，把自己的大右派的狰狞面目藏起来。在整风开始的时候，周扬和旧中宣部负责人，十分热心地积极为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翻案，要摘掉他们反党的帽子，直接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可是反右派斗争一起，周扬却立刻利用对丁玲、陈企霞、冯雪峰的批判，把自己这个大右派打扮成左派，俨然用“一贯正确”的姿态出来总结文艺界反右派斗争。在《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一文中，他把“我们这些人”分成“两种人”，一种人是“同党不是一条心”，“不肯按照集体主义的精神改造自己”的；另一种人就是他周扬，说是已经“丢掉个人主义的包袱”，“同党一条心了”。对照一下那些恶毒的右派言论吧，这种两面派的手段是多么卑鄙呵！前次，在反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周扬用两面派的手段投了一次机；这次，在反丁玲、陈企霞、冯雪峰反党集团的斗争中，周扬又用两面派的手段投了一次机。他用这两次投机，把自己的罪恶掩藏了过去，包庇了一批右派、叛徒混过关，把他黑线中的一伙人安插到文艺界各种领导岗位上去，扩大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势力。这还不算，他又乘机翻案，篡改他在三十年代执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提出“国防文学”这个投降主义口号的一段历史，反诬鲁迅是“宗派主义”。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他要了多少花招！

有一些人总爱写什么三部曲。总起来看，周扬的一套把戏，原来玩的也是三部曲：向党向毛泽东思想猖狂进攻；然后马上用假检讨或者伪装积极一变而站在正确方面；然后大搞反攻倒算，发动新的进攻。周扬的所谓“一贯正确”史，就是一部反革命两面派史。然而，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周扬混过了这四次大斗争，在第五次大斗争中，三部曲还没有演完，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面目就彻底暴露了，就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利剑彻底戳穿了。



大风大浪中的大暴露

一九五八年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提出以来的历史，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更加深入发展的历史。在这个期间，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同党内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了两次大斗争，即一九五九年的一次，最近的一次。在斗争中，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空前伟大的胜利。

在这场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旧中宣部、旧文化部、旧北京市委的领导人，包括周扬在内，进一步暴露了他们反革命修正主义面目。周扬自以为自己的势力更大了，政治资本更多了，加上有了旧北京市委的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作后台，有了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物的支持，可以更加放肆了。在这种估计下，他就抛掉了伪装的一面，赤裸裸地摆出了他反革命的本来面目，更加恶毒、更加疯狂、更加嚣张地向党、向无产阶级专政、向毛泽东思想发动进攻。

一九五九年一月，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召开了苏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会上对我国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进行了恶毒的诬蔑和攻击。在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集团的支持下，自命为海瑞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在庐山会议上，提出了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梦想推翻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把我国拉回资本主义的黑暗道路上去。在这个过程中，周扬猖狂地进行了大量的反革命活动，积极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政治需要服务。

一九五九年二月，周扬在《牡丹》二月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在洛阳宣教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说什么经过了一九五八年的批判，“有一种被压抑的情绪”，现在要颠倒过来，“要使人人敢于讲话，敢于发表不同意见”。“人人”是划分为阶级的，周扬要动员起来的“人人”是什么阶级的人呢？就是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不是你压倒我，就是我压倒你。不是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被资产阶级“压抑”，就是资产阶级被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压抑”，有阶级对立存在，就根本没有什么“人人”平等、“人人”不受“压抑”的社会。无产阶级专政对广大革命人民实行最广泛的大民主，对一小撮地富反坏右分子就要进行坚决的专政。只有对敌人进行专政，才能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周扬所谓要“人人敢于讲话”，就是要把那些被批判的牛鬼蛇神重新扶起来，只准他们“讲话”攻击毛泽东思想，攻击党的总路线，不准无产阶级“讲话”批判他们。“也要让少数人讲话，因为他代表某种社会力量”。这是混淆黑白。对所谓“多数”和“少数”，都必须作阶级分析。坚定的左派和顽固的右派都是少数。右派是极少数。左派争取、团结了中间派才成为多数。你周扬残酷地压迫无产阶级左派这个“少数”，却支持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登台夺权，这分明



是要他们来专革命人民的政。

一九五九年初春，周扬为了贯彻他鼓动牛鬼蛇神“敢于讲话”的反动纲领，向周信芳推荐《海瑞上疏》的题材，并且提供了具体材料。他向周信芳说：现在“大家不敢讲话，演一演这类戏是需要的”。“少数人”到了两个反党分子私下对话的时候，变成了“大家”。这个“大家”就是他们所代表的极少数地富反坏右。他要通过《海瑞上疏》，为右倾机会主义者和一切牛鬼蛇神打气。一九五九年，他到处宣传“海瑞精神”，还广泛动员各地来京的艺术团体的干部和演员，要求他们“选择海瑞、包公”作为“今天写历史剧”的主角。吴晗不是说写反党的“海瑞戏”也要“全国一盘棋”吗？这“一盘棋”的指挥者就是周扬。

一九五九年二月，周扬在创作工作座谈会上疯狂地攻击大跃进，奴颜婢膝地把现代修正主义的反动艺术叫做“国际水平”。他咒骂我们的党说：“有了一千万吨钢，就以为不起了，连苏联也不放在眼里了。”伟大的七亿中国人民的“眼里”有五大洲的革命风云和全世界的阶级兄弟，就敢于蔑视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包括美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在内，敢于同一切妖魔鬼怪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鄙视它们，压倒它们，战胜它们。周扬“眼里”只有几个修正主义的狐群狗党，他当然要对着大无畏的中国人民狂吠了。他还攻击我们的党“违背国际主义”。这证明了他所谓的“国际主义”，就是把修正主义奉为“老子党”，跟在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屁股后面，亦步亦趋。这是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完全对立的资产阶级的奴才主义。

一九五九年六、七月间，周扬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届文艺会演大会干部座谈会上作了讲话。这个报告，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久之后在庐山会议上提出的反革命路线唱的完全是一个调子。他诬蔑我们歌颂大跃进是“搽粉”，是“乱用群众的积极性”；他攻击群众运动，咒骂唱革命歌曲是“老太婆唱歌没有人听”；他咒骂劳动人民不配作诗，因为“做诗本来是要灵感的”；咒骂“中学生是些小娃娃，十二三岁”，根本没有资格过问政治，如果要他们学习政治，是“庸俗的了解为政治服务”。一谈到大跃进，一谈到群众运动，包括工农兵起来掌握文化的群众运动，他就冷嘲热讽，指手划脚，极尽其挖苦打击之能事，这是出于他的资产阶级憎恨社会主义、憎恨革命群众的阶级本性。这种站在群众运动对面的人，不管多高的职位，到头来总要碰得头破血流的。事实无情地驳斥了周扬，今天，不但从“老太婆”到青少年都齐声高唱革命歌曲，“十二三岁”的“中学生”和小学生，也正以空前高涨的“积极性”投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向资产阶级发动一场全面的总进攻！

周扬在这个报告中还极端狂妄地攻击说：“十年来”，有我们自己的“科学著作”没有？周扬妄想把解放以后十年中，毛泽东思想在各个方面的伟大发展，一笔抹杀，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周扬这个家伙，你低头听着：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九年，十年以来，党中央出版了光芒万丈的《毛泽东选集》，成为我国和全世界人民进行革命的指南针，这算不算“科



学著作”？十年以来，在政治、军事、哲学、文化、经济、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毛泽东同志写了《论人民民主专政》《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论十大关系》……等等伟大的划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进一步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算不算“科学著作”？十年以来，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了思想战线上的历次伟大斗争，写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等等著名文章，包括本文第一部分提到的直接批判你周扬的那些重要指示，这算不算“科学著作”？你的反革命面目难道还不清楚吗？

其实，拆穿了，你们所谓“科学著作”，就是现代修正主义那些又臭又长七拼八凑的“条条”、“本本”、“教科书”，就是那些“嘴尖皮厚腹中空”的牛皮，你们眼睛里只有洋菩萨的修正主义好，毛泽东思想这个战无不胜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掌握了毛泽东思想的广大群众手中的活哲学、活科学，你们一概疯狂地反对。这充分暴露了旧中宣部一伙人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罪恶本质。这种罪恶，要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

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二年，国内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向社会主义发动进攻达到了高潮。现代修正主义者联合美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加紧对我国我党进行封锁、包围、诬蔑、渗透、颠覆。妖魔鬼怪纷纷出笼，修正主义逆流泛滥一时。周扬不但积极组织文艺界的牛鬼蛇神，为阴谋篡党、篡军、篡政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作舆论准备；也是一个发了狂、红了眼、自己出来打头阵的主将。他连续召开许多专业会议，抛出了一个接一个的修正主义纲领；他还拔脚在全国乱跑，上海、长春、杭州、大连、福州、厦门……，到处开会，到处做报告，四面点火，八方煽风，鼓动和策划牛鬼蛇神起来夺权，起来翻案，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文艺界的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几乎都是从周扬一伙那里拿到通行证，按周扬的信号弹行动的。一切接近灭亡的反动阶级，总是利令智昏地来个自我大暴露，以便革命人民看出他们的真相，群起而灭之。下面我们只举出几个突出的方面：

周扬疯狂地反对和咒骂毛泽东思想。周扬一贯反毛泽东思想，但过去总要用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法披上一件伪装。一九六一年以后，他以为形势对自己有利，资产阶级的复辟阴谋就要得逞了，索性抛掉伪装，赤膊上阵，跳了出来破口大骂。

一九六一年二月，周扬跑到上海，在一次座谈会上，他攻击有的戏“把‘感谢毛主席’这句话直接表现出来，一遍还不够，感谢了三遍四遍”。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永远跟毛主席走，跟党走，这是几万万中国劳动人民从心里喊出来的，是每一个从剥削阶级压迫下得到解放的劳动人民永远不能忘记的头等大事，为什么你周扬这样深恶痛绝？这完全表现了周扬反革命的阶级本性。



一九六一年三月，周扬跑到福建去大骂毛泽东思想。他说：“毛泽东思想是一条红线，太多了就不是红线，而是红布了。政治是灵魂，灵魂不是肉体……灵魂不占地方，来去无踪。”把毛泽东思想变成一根“来去无踪”、“不占地方”的线，这不是明明要把毛泽东思想赶出各个领域，让修正主义、资本主义思想去挂帅么？这一段十分刻毒的黑话，他到处讲，翻来覆去不知讲了多少遍。

一九六一年六月，周扬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恐吓说：“广播电视里不要老宣传拥护毛主席”。这是旧中宣部的阎王殿里的黑话。这充分显示了他的反革命嘴脸。你们反对宣传“拥护毛主席”，你们要宣传“拥护”什么人呢？岂不是想把一小撮被全党全国人民唾弃的反党分子“拥”上台，实现反革命复辟么？你们这种打算，只能落得个可悲的下场。

一九六二年七月，他又跑到东北去反对“天天讲毛主席”。我们就是要天天讲毛主席，天天读毛主席的书，天天温习毛主席的指示，天天学毛主席思想。“天天讲毛主席”，一切牛鬼蛇神就没有空子好钻了，一出来就被识破了，一活动就被抓住了。

周扬是一个对毛泽东思想刻骨仇恨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那些冠冕堂皇的话统统是骗人的。上面这些材料，还不足以说明这个人的真面目是多么反动么？

周扬疯狂地为一切牛鬼蛇神翻案，向革命人民反攻倒算，鼓动和组织过去被打倒的形形色色反革命分子和资产阶级“权威”向党进攻。

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九日，“三家村”反革命集团的《燕山夜话》开张了。只隔一周，三月二十六日，《文艺报》立刻抛出了一篇题名为《题材问题》的专论。这篇文章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文艺纲领。它是在周扬、林默涵授意、指导之下写的，并经过他们精心修改。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煽动性的口号，叫做“用一切办法广开文路”。

他们要“广开”什么“文路”呢？

没有什么抽象的“文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只能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开”社会主义文艺的“文路”，就要堵塞资本主义反动文艺的“文路”；“开”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反动文艺的“文路”，就要堵塞社会主义文艺的“文路”。他们说，“广开文路”是为了“不使任何有志之士、有用之才受到冷淡或压抑”，对了，这就暴露了他们原来是要“用一切办法”为那些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受到“冷淡或压抑”的反革命分子翻案，好让那些怀有反革命之“志”的牛鬼蛇神，利用报刊、文艺的工具，通行无阻、横冲直撞地进行反革命宣传。你看：反革命复辟可以走“武路”，也可以走“文路”，我们一定要“用一切办法”粉碎他们由“文路”实行复辟的梦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请看周扬是怎样在各种“座谈会”上，接二连三地那些被“压抑”的“有志之士”翻案，狂热地鼓动他们向党进攻：



他狂热地歌颂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他说：右派中“有些很有头脑的人”，十分“宝贵”，那些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青年人“很有学问”，要“注意培养他们”。他利用职权，千方百计把一批穷凶极恶、腐朽不堪的反革命分子和右派扶起来，当作“宝贝”，网罗进他控制下的各种机构中去，高官厚禄，关怀无微不至。连老汉奸、大流氓周作人，也批给他一个月几百元，帮他吮吸劳动人民的鲜血！相反，周扬、林默涵一伙对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青年，对无产阶级左派，刻骨仇恨，咒骂他们是“头脑简单、情感简单、趣味简单”的人，因为他心目中“有头脑的人”，就是反毛泽东思想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

他极力附和胡风的反革命言论，为胡风翻案，完全暴露了他同胡风站在同一个立场。他说：“胡风说，机械论统治了中国文艺界二十年。……如果我们搞得不好，双百方针不贯彻，都是一些红衣大主教，修女，修士，思想僵化，言必称马列主义，言必称毛泽东思想，也是够叫人恼火的就是了。我一直记着胡风的这两句话”（一九六一年六月十六日）。这是多么毒辣的黑话！胡风是一个凶恶的反革命集团的头目，周扬却把胡风的话当成祖宗的“家训”一样“一直记着”，就因为他十分欣赏胡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刻骨仇恨，对毛泽东思想刻骨仇恨。“言必称毛泽东思想”，是有所指的，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批判那些坚持王明路线的人“言必称希腊”，其中包括了周扬，周扬一直怀恨在心，现在就破口骂出来了。你对“言必称毛泽东思想”感到“恼火”，因为你是个资产阶级，你是个洋买办，你要言必称洋人，言必称“别、车、杜”（即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才觉得舒服。周扬还再一次吹捧胡风的“精神奴役的创伤”论，要作家根据胡风的反革命理论，去大写劳动人民的“落后、迷信、偏见、猜忌”等等，丑化和侮辱劳动人民。什么“批判”过胡风，统统是假的，是骗人的。还有什么“红衣主教”“修女修士”“思想僵化”，这种胡风式恶毒至极的语言真是叫人怒火直冒，念不下去！周扬用这种黑话来辱骂无产阶级左派，辱骂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工农兵，只不过使人们看清了他这个修正主义者的黑心黑肺。其实，把“红衣主教”这顶帽子回敬给周扬，倒是很适合的，当时披着红袍子，打着黑旗子，抓着文化战线印把子的，不就是你们吗！？

一九六一年六月，周扬又提出“我们要培养海瑞上本的精神”。这正是《海瑞罢官》演出之后，“三家村”的“兄弟”们“破门而出”“失败了再干”的进攻的时期。在周扬伙同文化部前党组书记齐燕铭的指挥下，《谢瑶环》《李慧娘》等大批毒草正在先后出笼。周扬一再鼓吹“海瑞精神”，是为了组织一场大进攻，把矛头指向党中央，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一九六二年，旧中宣部主要领导人又一次提倡要学习魏征，他们一个“海瑞精神”，一个“魏征精神”，找到了反革命的共同语言。

周扬还说：“首先要改变这种统治和被统治、改造和被改造的关系”，这就直截了当地说出



了周扬的目的是要“改变”无产阶级专政，让“被统治”的反革命分子、胡风分子，海瑞，魏征，等等，变成“统治”者，一窝风上台专政，疯狂地镇压革命人民！

周扬到处鼓吹资产阶级的“自由化”，要把各个协会、各个文艺团体、机关统统变成裴多菲俱乐部。周扬等人一九六一年七月抛出、八月一日又修改印发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草案），即所谓“文艺十条”，其中心就是推翻毛泽东文艺路线，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文艺的领导，实现资产阶级自由化。

“文艺十条”中攻击“在文艺如何为政治服务的问题上”存在着所谓“狭隘的、片面的、不正确的理解”，这就是周扬黑话原封不动的翻版。周扬所痛恨的“狭隘理解”，就是文艺紧密地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服务，把文艺当作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周扬所谓的“广阔”，就是“十条”中一再叫嚣的“对于题材，不应作任何限制”，就是《文艺报》在《题材问题》专论中所说的“帮助人们认识世界的多样性，历史的规律性和生活的复杂性”。

“不应作任何限制”是裴多菲俱乐部的反革命口号。任何事物都要受一定条件的限制，不受“任何限制”的事物是不存在的。问题在于是革命的限制还是反革命的限制，进步的限制还是反动的限制。无产阶级文艺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就一定要接受无产阶级政治的限制，政治统帅文艺，自觉地从无产阶级的政治利益出发来考虑题材问题；不接受这种限制，就会接受资产阶级政治的限制，变成资产阶级文艺。“借古讽今”“崇洋非中”的毒草盛行一时，“离经叛道”“写中间人物”等等反社会主义的坏电影、坏戏、坏小说争相出笼，就是资产阶级反革命政治限制的结果。揭破在“限制”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欺骗，是为了使人们看清周扬所谓“不应作任何限制”，其实是要求文艺不受六条政治标准的限制，不受为工农兵服务的限制，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和各种大毒草统治文艺界，实行反革命的大复辟。

他们所谓“世界的多样性”，其实只有一样，就是要美化和歌颂那些腐朽没落的地主阶级分子、资产阶级分子及其知识分子多种“多样”的丑态。在周扬看来，创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歌颂无限壮丽的工农兵生活是“狭隘”的、“单调”的，只有大力地去描写资产阶级糜烂不堪的生活方式，才叫“多样”，才有什么“美的享受”。他们所谓“生活的复杂性”，其实也很简单，就是修正主义文艺中的红军战士同反革命白匪拥抱之类的阶级调和论和阶级投降主义，就是修正主义文艺中美化叛徒、奴才、阿飞、地富反坏右的肮脏手法，就是修正主义文艺中欣赏剥削阶级阴暗心理和精神分裂的丑恶笔墨！一九五九年，赫鲁晓夫无耻地吹捧肖洛霍夫时，就说什么《一个人的遭遇》的“伟大意义”是“表现了普通人的复杂的和丰富的精神世界”。赫鲁晓夫的应声虫们要我们去写什么“生活的复杂性”，不就是要我们去向肖洛霍夫之流的叛徒文学看齐吗？

周扬大力推销现代修正主义的黑货，提出了“全民文艺”的修正主义口号。一九六一年十



月开始的苏共“二十二大”，公开宣布了“全民国家”、“全民党”，赤裸裸暴露了自己用资产阶级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叛徒面目。周扬急忙响应。他借一九六二年五月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的机会，又玩弄了一个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大阴谋。他把他手下的资产阶级“权威”，集中到北京，以“写文章”“总结经验”为名，发动了一个反毛泽东文艺路线的高潮。这伙人在周扬、林默涵的领导下，过着贵族老爷的生活，一天到晚密谋如何打击左派，如何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干了许多见不得人的肮脏勾当。最后抛出了《文艺队伍的团结、锻炼和提高》（《文艺报》社论）、《战斗的胜利的二十年》（何其芳）、《关于创造人物的几个问题》（陈荒煤）、《关于电影创新问题的独白》（瞿白音）……等一批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对毛泽东文艺路线进行了全面的极其恶毒的歪曲和攻击。周扬亲自抓了一篇《人民日报》社论。三月十五日，周扬在一次会议上专门对“社论”内容作了详细的规定，定下了调子。后来又仔细修改。这篇发表时名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文章，中心就是用赫鲁晓夫的“全民文艺”来代替无产阶级文艺，用为“全体人民”服务来篡改为工农兵服务的毛泽东文艺方向。

“全民文艺”是周扬一贯的修正主义思想。他多次提出过“全民的文学”“全民的文化”这类修正主义口号。到了苏共“二十二大”之后，他觉得有了洋主子作靠山，又有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头子的批准，就干脆把这个口号变成一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用《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强加给全党。

文章说：“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的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全体人民都应当是我们的文艺服务的对象和工作的对象。”这是对于毛泽东思想极其恶劣的篡改。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十分明确地指出：我们的文艺“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又指出：“工作对象问题，就是文艺作品给谁看的问题”，“文艺作品在根据地的接受者，是工农兵以及革命的干部”。为工农兵服务，以工农兵为对象，这是二十年来无产阶级文艺的根本方向，是阶级路线，是决定文艺阶级性质的根本条件。今天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更是这样。周扬企图用所谓的“统一战线”来偷换文艺的工农兵方向，硬要把资产阶级作为我们文艺的服务对象，这是要篡改无产阶级文艺的阶级性质，使它变成资产阶级手里的反革命工具。周扬把资产阶级等革命的对象当成“工作的对象”，是要我们把对资产阶级的批判改变成对资产阶级的歌颂，用这条“全民文艺”的修正主义的路线反掉毛泽东的文艺路线，为资产阶级复辟“广开文路”！

文章提出了一个口号，叫做“加强作家、艺术家同人民群众的联系”。这是一个原封不动从赫鲁晓夫那里搬来的修正主义口号。赫鲁晓夫做过一个报告，题目就叫做《文学艺术要同人民生活保持密切的联系》。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搞假共产主义的所谓《苏联共产党纲领》



中，就根据赫鲁晓夫的报告写上：“文学艺术发展的主要路线是加强同人民生活的联系。”为什么苏修这样欣赏和热衷于“联系人民生活”的口号呢？因为这个口号就是抛弃革命，就是抬高反革命。第一，它把作家、艺术家放到一个高高在上的贵族老爷的位置，只是要求他们“联系”一下“人民”，完全反对同工农兵结合；第二，赫鲁晓夫所谓“人民”，就是“全民”，就是那些资产阶级、高薪阶层。“密切联系人民”就是密切联系资产阶级、高薪阶层，为资产阶级服务；第三，它取消了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改造，使资产阶级作家可以完整地保存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放手写反社会主义的反动作品；第四，裴多菲俱乐部也可以变成所谓“加强同人民联系”的一种形式，使反革命组织、反革命活动合法化。周扬把现代修正主义文艺当作“主要路线”的口号搬过来，是为了取消毛泽东同志关于文艺工作者“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的指示，使修正主义路线进一步统治中国的文艺界。

够了。此人是一个报告狂，我们不可能列举这几年周扬多如牛毛的大小报告中所有反动内容，从这一部分事实中，已经足以看出周扬的真面目。平时以两面派面貌出现的周扬，在这场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的大风大浪中，完全暴露了反革命一面派的本质。然而，“物极必反”，反革命派趾高气扬的充分暴露，反过来为革命派的反击提供了致命的子弹，周扬一伙就这样自己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

摧毁黑线的顽强抵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直到一九六二年九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前夕，周扬还在积极参加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阴谋活动。他伙同一小撮反党野心家，积极支持并鼓励为反党分子高岗翻案的反党小说《刘志丹》的出版。他亲自接见写这本书的反党分子，亲自审阅了这部小说，称赞这本书“做了一个模范”“树立了一个榜样”。他们企图假借这部小说，洗刷高岗的反党罪恶，篡改党史，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正确结论。

他们的反党阴谋很快被党中央和毛主席识破了。在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再一次强调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并且直接批评了周扬等人。

毛泽东同志指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毛主席和党中央对周扬等人，又一次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耐心的等待。但是周扬却又一次采用反革命的两面派手段，抗拒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十中全会之后，他利用职权，依靠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窃据重要职务的反党野心家的支持，压制左派的反击，力图再一次



使用两面派的伎俩，把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力量保存下来，继续同无产阶级较量。于是，在广阔的思想阵地上，接连展开了一场场你死我活的争夺战：

一、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刚开过，周扬为了掩盖自己的反党罪行，急匆匆在一九六二年十月十九日向参加文艺工作座谈会的人作了一次所谓“传达”。一面把自己打扮成是“不能说精神准备很充分”的左派；一面歪曲十中全会精神，说什么文艺界“基本情况是好的”，“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发表得……不多”，力图把许多大毒草都说成是香花，麻痹革命人民。又说什么“也不要走向另一极端”。就是说不要批判资产阶级，不要铲除毒草。无产阶级刚开始反攻，他就决心抵抗到底了。

二、紧接着，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在周扬的批准、指示和亲自策划下，在山东召开了所谓“孔子讨论会”。这是周扬伙同一大批牛鬼蛇神对十中全会革命精神的一次反攻。这是一个资产阶级右派嚣张得发了狂的黑会，演出了解放以来所未曾出现过的向封建祖宗鞠躬致敬的丑剧。

三、一九六三年元旦，柯庆施同志根据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精神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向上海文艺工作者提出了“写十三年”的倡议，希望文艺创作大力反映十三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现实，歌颂工农兵中的英雄人物。这个革命的倡议马上受到了以周扬为首的文艺界修正主义集团的抵制和攻击。一九六三年四月，在中宣部召开的文艺工作会议上，周扬组织林默涵、邵荃麟等一伙人，从小组会到大会，围攻“写十三年”的口号。在这次会上，和接着在四月二十七日的全国文联委员扩大会上，周扬还亲自出马，大讲“不论写什么题材都能反映时代精神”，“不要以为只有描写现在，才是主导的”。到了一九六五年底，当他向青年业余作者作报告的时候，他却板起面孔批评什么“三年前”提出“写十三年”的时候，“有的同志就曾经表示不能接受”。好像他当时还是个积极分子。这真是虚伪透顶了！怎么能够这样子厚颜无耻，用撒谎来吹嘘自己呢？

四、一九六三年上半年，毛泽东同志对“鬼戏”、“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严厉指出周扬、齐燕铭、夏衍、林默涵领导的文化部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周扬在一九六三年八月和十月的两次关于戏曲工作的讲话中，却说什么“主张演鬼戏不一定是资产阶级思想”，竭力对抗毛主席的批评。周扬还根据他投靠的反党野心家的谬论，公开提出所谓“分工论”，说什么“特别是京剧，适合于表现帝王将相”，制造反对革命现代戏的理论根据。他还吹嘘什么戏曲改革已经取得“巨大的成绩”，妄想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治舞台的罪恶掩盖起来。

五、一九六三年九月，周扬专门召开了一次包括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各所和各报刊负责人的会议，带头围攻戚本禹同志《评李秀成自述》这篇革命文章。他在会议上喊叫“李秀成是一个民族英雄，把他说成叛徒是完全错误的。”指挥邓拓、翦伯赞之流出来“反驳戚本禹”。



这个阴谋被毛主席及时发觉和制止了。

六、一九六三年十月，周扬在哲学社会科学部扩大会议上做了报告。这个报告的第三部分是讲国内任务的，根本不谈当时思想战线上严重的战斗任务，相反，却大谈“整理和研究历史遗产”。他拿出了旧中宣部一伙人的黑话，拚命攻击所谓“用简单化的办法乱贴标签”。“标签”就是指阶级分析。他在会上排斥左派，捧出了一大批修正主义者、资产阶级“权威”来控制这次会议，在历史组做“反修报告”的就有邓拓。要邓拓来充当“反对修正主义”的领导，这不是开玩笑吗？不，这是做政治交易。周扬要投靠反革命的野心家，就一定要支持他们手下的“三家村”。

七、一九六三年十二月，针对反党黑线对文艺界的反动统治，毛泽东同志再一次尖锐地指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毛泽东同志还说：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这个指示，同上面周扬吹捧戏曲“巨大成绩”的谎话，针锋相对，当头一棒，完全揭穿了周扬的反动立场。周扬却继续狡辩，妄想蒙混过关。一九六四年一月，周扬就在一次会议上公开反对毛主席的指示，他说：“文化部的错误不一定是路线错误。”“大多数人是认识问题，包括文艺部门的领导成员和我自己在内。”他以为这样一“包括”，他们就可以重演检讨几句、变为正确的那套反革命两面派把戏了。

八、由于周扬等人一再抗拒中央指示，一九六四年六月，毛泽东同志又一次向文艺界的修正主义领导人提出了极其尖锐的批评，向周扬等人提出了严厉的警告。这就是本文开始时提到的被周扬篡改的那次指示。周扬见势不妙，再抗拒下去自己有灭顶的危险，于是在文化部搞了一次所谓“整风”。这是一次欺骗群众、压制左派、包庇坏人、掩护自己的假“整风”。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周扬在一次“报告”中就利用“批评”夏衍等的机会，吹嘘他从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就是“在主席教导下工作的”。“我的错误和你们的路线错误不同”，是“没有经验”。对他周扬是不准批判了，对别人的批判也要“有领导”，即“一律要经过”他们反革命修正主义“领导”的“批准”。这是《阿Q正传》中假洋鬼子的手段：不准革命。

九、在毛主席的亲自关怀下，一九六四年七月，举行了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一贯反对京剧革命现代戏的周扬和他的后台老板，突然假装热心起来。周扬又扮演了作“总结发言”的角色。这篇修改了多少遍的讲话，虽然想尽量装得革命些，却仍然露了马脚，他把夏衍向香港报纸记者发表歪曲京剧革命的谈话，说成是“对京剧演现代戏估计不足”；他还公开宣称：“不是说《谢瑶环》整个的都反动”，尽量开脱田汉的反革命罪行。

十、一九六五年初，在毛主席的号召之下，对于杨献珍、周谷城的反动观点和一批坏电影的批判正在展开。周扬深知这些批判深入开展下去会危及自己的反革命统治，千方百计加以扑灭。他用的还是反革命两面派的老办法：一面假装赞成批判；一面窥测时机，一有机



会，就一下子把运动拉向右转。二月下旬，正当一个批判高潮起来，周扬、林默涵立刻以“总结”为名，在北京召集几个主要报刊的负责人谈话，气势汹汹地指责这个时期发表的批判各种毒草的文章“打空炮”、“缺乏分析”、“教条主义”、“乱猜”、“夸大”、“光扣帽子”，进行了疯狂的反扑。他们还攻击和嘲笑工农兵群众的评论文章“简单化”，“不能代替专家评论”，想把工农兵的批评打下去。他们公开说：“批判夏衍、田汉等人，过去与现在要分开，政治与学术要分开。”又说什么“有些人已经不谈了，……就算了”。一个“分开”，一个“算了”，这是对毛泽东同志发动的文化革命的反噬，是要强使对资产阶级的批判就此刹车。此计果然奏效，大批批判资产阶级的文章就此被死死扣押在他们的阎王殿里。

十一、一九六五年九月，周扬等人以为他们已经把革命群众压了下去，稳住了阵脚，可以演三部曲的第三部曲了，马上迫不及待地向党进行反攻倒算。他们在北京召开了一个全国文化局（厅）长会议，周扬和他的后台老板，一齐登台，疯狂诬蔑毛泽东同志。他们还把夏衍、阳翰笙等人请上主席台去，趾高气扬地坐在那里继续专无产阶级的政，周扬在作报告时一再安慰他们：“不要老是想到我挨了批评，批评得多一点，少一点……批评得过重或是不够，总是有的”。向他们暗示批评得太“多”太“重”是可以翻案的，只要我周扬不倒，你们总是不会垮的，以后可以东山再起。并再一次把自己说成只是“觉察很迟，纠正很慢”，是“认识问题”。以为这样就可以把他们这一伙人全都保护过关，继续对无产阶级专政了。

十二、最后，就是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周扬在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上做的这一个报告。这是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开展十九天之后，无产阶级左派同资产阶级右派进行你死我活斗争的严重时刻。旧北京市委、旧中宣部、旧文化部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为了坚决抗拒毛泽东同志关于批判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指示，进行了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疯狂地打击左派，包庇右派，妄想扑灭迫在眉睫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在这个重要的时刻，周扬决心寸步不让，抗拒毛泽东同志彻底革命的指示。在他的报告中，只字不提眼前这场风雷激荡的斗争，就当作世界上根本没有批判《海瑞罢官》这回事。一九六六年一月，周扬的报告正式发表了。这时，距离他作报告的日子已经一个多月过去了；在这段时间里，革命人民批判《海瑞罢官》的斗争已经进一步展开，一小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者则在作最后的顽抗。周扬在他公开发表的报告里，公然继续篡改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表示他决心抗拒到底。

同志们请看：他们是多么顽固地抵抗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啊！他们对无产阶级左派是抱着多么刻骨的仇恨啊！革命的火焰要烧到他们的头上了，他们就死也不肯后退了！他们就要动员黑线、黑店的所有力量反扑过来了！

当我们回顾解放以来文艺斗争的历史时，可以清楚地看到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一条毛泽东文艺路线，是红线，是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了历次重大的斗争，把文化革命一步步推向前进，作了长时间的准备，直到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向资产阶级全面进攻的、亿万人民参



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直挖进周扬一伙的老巢。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文艺路线，是黑线。它的总头目，就是周扬。周扬背后是最近被粉碎的那个阴谋篡党、篡军、篡政的反革命集团。胡风，冯雪峰，丁玲，艾青，秦兆阳，林默涵，田汉，夏衍，阳翰笙，齐燕铭，陈荒煤，邵荃麟等等，都是这条黑线之内的人物。他们内部不同集团之间尽管会发生各种争吵和排斥，但在有一点上是一致的：就是他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工农兵群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政治立场。“批判”胡风的周扬又采用了胡风的恶毒语言，是他们本来就立场一致的缘故。周扬一伙用一打一拉、封官许愿、招降纳叛、相互吹捧等等卑劣手段，把一批叛徒，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极端个人主义者，都收罗进来，安插到各种岗位上去，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他们还竭力用种种方法，使青年中毒，变成资产阶级的接班人，罪恶地把一批青年作者拖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店。这条黑线控制了文化界，控制了各个协会，又伸展到各地，用所谓“会员”制度和重重迭迭的“协会”组织，养了一批资产阶级作家，排斥打击工农兵，搞了大大小小一批“裴多菲俱乐部”。这条黑线是为资本主义复辟服务的。今天，我们一定要砸烂他们一切“裴多菲俱乐部”，捣毁他们修正主义的阎王殿！我们一定要把所有文艺单位的领导权从资产阶级手中夺过来，彻底夺过来！要把那些腐朽的资本主义关系和封建关系，坚决地加以摧毁！

周扬不是曾经自封为什么“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吗？由于周扬窃据了党在文化方面的领导岗位，并利用党阀兼学阀的地位，把自己装成党在文艺方面的代表，不断吹嘘自己，吓唬别人，造成了这种假象。事物是作为过程而展开的，透过现象认识事物的本质，常常需要一个观察的过程，需要一段让隐藏着的本质充分暴露出来的时间。这并不奇怪。这种情况，过去有，今后还可能发生。然而，当那些反毛泽东思想的“大人物”的真面目暴露之后，回过头一看他们的历史，便会从庞大的假象中发现渺小的本质。周扬公开的文章和内部讲话，只要仔细一查，充满反动的谬论，错误百出，一戳就破。至于周扬自己的所谓“文艺理论”，不过是鸡零狗碎地从洋书中抄一些句子罢了。有什么了不起呢？

周扬不是吹嘘他是从“解放区”来的吗？其实，在延安的时候，他同王实味、丁玲、肖军、艾青等托派分子、叛徒、反党分子是一路货色。周扬是一个混进革命队伍的资产阶级分子。三十年代，周扬是王明路线的执行人，是以鲁迅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的反对者。四十年代初在延安，他仍旧顽强地宣告“在美学上，我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忠实信奉者”（《解放日报》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七日）。他到了革命根据地，却极端厌恶革命根据地。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七日至十九日，他在《解放日报》上发表过反党杂文《文学与生活漫谈》，诬蔑和攻击“延安也自有它一个圈子，它的一套。都穿同样的制服，拿相差不多的津贴，……你在路上走，会从前后左右到处听得见挂在人们嘴上的老一套的革命术语。多么的千篇一律，丝毫没有变化啊！”他用资产阶级“反对派”的反革命语言，攻击延安“太窄狭”，“太呆板”，“容不下自己”，狂妄之极地要求“延安也决不能满足于自己已有的一套，而必须力求改进，使自己



成为更广阔，更包罗万有”(《解放日报》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九日)。这是在毛主席所在的地方，在全中国人民心中的革命圣地延安写出来的话啊！这样恶毒，同王实味的腔调有什么两样！一到无产阶级掌权的地方，周扬的资产阶级本性就爆发成仇恨的反党叫嚣了！“包罗万有”，就是要把牛鬼蛇神也“包罗”进来！果然，在周扬这三篇反党杂文带头之下，冒出了“包罗”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在内的一批反革命的奇文。周扬这种反动立场和思想，受到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尖锐批评。但是，他始终抗拒毛泽东同志的批评，死也不肯同工农兵结合。这种资产阶级反动本质屡教不改，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就进一步发展为全面的修正主义路线。

周扬是一个反革命两面派。他之所以能长期蒙蔽一些人，同他这种两面派的手段有很大关系。要学会识别两面派型的人物。两面派是混入无产阶级内部的阶级敌人向我们进行斗争的一种策略，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他们只有用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办法，才能够混下去。阴一面，阳一面，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用的是马克思主义词句，贩的是修正主义黑货，在不利时退却，在有利时进攻，用假检讨来躲藏，用真进攻来反扑，招降纳叛，结党营私，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实行资本主义复辟为自己的最终目的，这就是他们的一整套策略。识别这种两面派，要看他在重大关键时刻的政治立场，特别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时的政治立场，不能相信那些顺风转向的表面文章。揭露这种两面派，要靠群众运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不就烧掉了周扬的伪装，暴露出他丑恶的灵魂了吗？

揭发出周扬这条黑线，文艺界就万事大吉了吗？也不是。揭发出来，并不等于挖掉，更不等于肃清影响；挖掉了这条黑线，还会有今后的黑线，还得再斗争。阶级斗争，政治斗争，总是要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反映到文艺上来的。战斗的路还很长。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要随着形势的发展不断向自己提出新的更高的斗争任务，决不能因为一个战役的胜利就麻痹起来，陶醉起来。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它触动到人们根本的政治立场，触动到人们世界观的最深处，触动到每个人走过的道路和将要走的道路，触动到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这是人类从未经历过的最伟大的革命变革，它将锻炼出整整一代坚强的共产主义者。当前是一片大好形势，但斗争的道路是曲折的。会有反复，会有起伏，会出现种种假象，会遇到反动势力的反扑和软化，要准备再打若干个回合；但胜利必将属于掌握了毛泽东思想的、善于学习的、团结群众的、革命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只要按照毛主席的这个教导认真去做，善于总结经验，使我们的认识跟着客观过程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我们就能练出一身敢于革命、善于革命的真本事。被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洪流冲洗掉的，是一小撮旧世界的残渣余孽，是剥削阶级遗留下的各种腐朽制度和精神枷锁。中国人民将空前巩固地团结在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之下，高高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迈着革命的大步，朝气蓬勃地去创造一个红通通的共产主义的新世界。



八届十一中全会号召全国工人、人民公社社员、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师生、科学技术人员，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克服从反革命修正主义和“左”右倾机会主义诸方面来的阻力，克服困难，克服缺点，克服错误，克服党内和社会上的阴暗面，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为实现第三个五年计划，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

庆祝新年，迎接新的战斗任务

誓死跟着毛主席闹革命

大庆油田采油南五队工人 崔忠诚 李希文 王和钧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迎接一九六七年的到来。

回顾一九六六年，我们感到无限兴奋。一九六六年是极不平常的一年，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蓬勃开展的一年，是全国人民响应林彪同志的号召，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提高到一个新阶段的一年，是

工农业生产和科学技术飞跃发展的一年，是毛泽东思想取得新的伟大胜利的一年。

在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我们大庆工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已经成为自觉的革命行动，在生产上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两个钻井队分别突破了钻井十万米的大关，超过了美帝，远远甩掉了



苏修。在采油方面，工人大搞设计，进一步保证了稳产高产。炼油的产品品种大大增加，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职工家属的农、副业生产，也获得了全面丰收。

我们大庆工人，响应毛主席“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积极投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毛主席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是我们的最高统帅，我们最热爱毛主席，最听毛主席的话。我们工人要起来造反，造旧世界的反，造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反，造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一句话，就是造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反。我们要造反到底，使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千秋万代传下去，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永不变色。最近，我们大庆的工人群众纷纷成立了自己的革命战斗组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已经在大庆燃烧起来了。

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夺取革命和生产的更大胜利。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只要充分发动群众，妥善安排，就能够保证文化革命和生产两不误，保证各项工作

的高质量。”抓革命，促生产，是毛主席一再强调的方针。我们工人最拥护这个方针，坚决执行这个方针。

我们工人对抓革命、促生产体会最深。抓革命，促生产，关键是抓革命。我们要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折不扣地按照十六条办事，充分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就会大大推动生产的发展，出现一个社会主义建设新高潮。

革命和生产不是对立的。只搞生产，不搞革命，生产不仅搞不好，而且会走到邪路上去，走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真正抓了革命，搞好人的思想革命化，就能保证搞好生产。

但是，有些人歪曲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只抓生产，不抓革命，说什么“搞好生产就是搞好文化大革命”。这同毛主席早已批判过的“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军事不好，政治也不会好”的论调是一路货。这实质上是借促生产之名，行挤革命之实，是压制革命，不准群众起来闹革命。这是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违背的。我们工人坚决反对。

有些人说什么“学生搞文化革命，工人搞好生产，这是革命的分工，是抓革命、促生



产的最好体现”。这完全是胡说。革命学生是文化大革命的先锋，工农兵是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工农兵不起来搞文化大革命，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怎么能完成呢？毛主席提出的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怎么能实现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关系到国家命运，关系到千百万革命人民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我们工人阶级是新中国的主人。保证无产阶级的铁打江山永远不改变颜色，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工人就是要起来，跟着毛主席闹革命，革命到底。

有些人担心我们工人起来造反，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会影响生产。这完全是 unnecessary 的。

搞好生产，是我们工人阶级的本分。我们工人最关心生产，最了解生产，最热爱生产，最想把生产搞好。有人企图撒手不管生产，我们不怕。他们不管，我们自来管，我们一定比他们管得更好。我们采油工人把井场看成战场，把工具当成刀枪。我们对油井有深厚的感情，原油从地下源源不断地喷出来，我们的血液也跟着奔流；听着油井嗤嗤出油的声音，我们的心也跟着欢腾。石油是工业的血液，多产一吨石油，就为社会主义事业、为世界人民的解放多贡献一分力量。生产要是出了一点问题，比挖我们的

心、割我们的肉还痛。

我们既要搞好文化大革命，又要搞好生产。阶级斗争越复杂，越尖锐，我们完成生产任务的担子就越重，越要把生产搞得更好。我们懂得，大庆油田是一个石油生产的联合企业，从采油到炼油，从供电到运输，一环紧扣一环。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就会影响整个企业的生产。因此，我们不管遇到多么复杂的情况，都坚持八小时生产，在生产岗位上，始终兢兢业业，严、细、准、狠，一丝不苟，保证优质高产，争取超额完成生产任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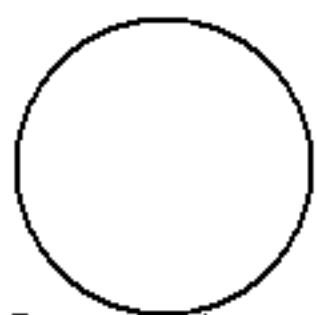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进一步体会到毛主席和我们心连心。毛主席最信任我们，给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实行大民主的权利，鼓励我们起来闹革命，对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机关、各级领导人进行批评和监督。我们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搞好，同时，也要把生产搞好。我们决不让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钻空子，决不让牛鬼蛇神看笑话。

我们是毛主席的石油工人，是红色造反者。我们对党、对毛主席、对毛泽东思想无限热爱。我们对大庆这个光荣的名字，有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大庆是毛主席的大庆，是人民的大庆。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要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斗争中掌握



毛泽东思想，把大庆的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把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东西扫个精光，不辜负毛主席他老人家对大庆的关怀和期望，不辜负全国人民对大庆的支持和信任。我们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高举再高举，把大庆办成为一个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使大庆永葆青春，永远先进，永远革命。

为了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为了保卫毛泽东思想，我们造反的决心是下定了。不管遇到多大的阻力，不管经过多少次的反复，我们都要“敢”字当头，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怕威胁，不怕围攻，不怕孤立，不怕造谣中伤，不怕明枪暗箭，誓死跟着毛主席闹革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抓住两个环子，担起两副担子

太原纺织厂细纱车间挡车工 解 悦

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着一场震动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一场灭资兴无的大革命，是打击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重点的群众运动。随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胜利，这场大革命正在蓬蓬勃勃地健康地发展着，迅速地改变着人们的精神面貌，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有力地推动着我国工农业生产的飞跃发展。形势好得很！作为生长在毛泽东时代的一个青年工人，能够在我们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的亲自领导下，经风雨，见世面，紧

紧跟着毛主席闹革命，我感到莫大的幸福和自豪。

早在二十多年以前，毛主席就英明地指出：“一九四二和一九四三两年先后开始的带普遍性的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曾经分别地在精神生活方面和物质生活方面起了和正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两个环子，如果不在适当的时机抓住它们，我们就无法抓住整个的革命链条，而我们的斗争也就不能继续前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要“抓革命，促生产”。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条中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



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故意破坏生产，企图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抹黑。我们工人阶级必须提高警惕，揭穿他们的阴谋，跟他们针锋相对，既要放手闹革命，把革命搞彻底，又要坚持生产，把生产搞好。我们要抓住革命和生产这两个环子，勇敢地担起这两副重担。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是使革命与生产不断前进的火车头。要抓好两个环子，担好两副担子，就要坚决响应林副主席的伟大号召，进一步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斗争中学，在斗争中用，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认真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就要认真地学习、熟悉、掌握、运用十六条，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一切牛鬼蛇神，猛烈开火，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面对着我厂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施加的重大压力，我想起了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我决心打掉“我”字和“怕”字，树立“公”字和“敢”字。为了革命，不怕围攻，不怕打击。由于我坚持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斗争，惹怒了一些人，他们有的说我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有的公然吓唬我，要把我“搞得人

不是人，鬼不是鬼”，他们还制造谣言，蒙骗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对我进行围攻。一九六六年国庆节，党和人民让我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这也遭到了他们的无理阻挠。这时，我想到毛主席的亲切教导：“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有广大人民支持我，有党和毛主席给我力量，我什么都不怕。当我在北京受到周总理和其他中央负责同志的亲切关怀，特别是十月一日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了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时，我热泪盈眶，久久说不出一句话来。我内心的激动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只是用劲地鼓掌，放高嗓门欢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我深深地体会到，天大地大，不如党和毛主席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党和毛主席亲。党给了我一切，我决心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党。

我从北京回厂以后，积极地投入工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我更加恨之入骨，他们千方百计地打击我。当我遭到他们的政治迫害和人身攻击的时候，我想到了毛主席的教导：“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



的。”我深深地体会到，我所遇到的一切都是阶级斗争的具体表现。我又从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老三篇”中吸取无穷无尽的力量，要“完全”、“彻底”为革命，就要像张思德和白求恩那样不顾个人安危，就要像老愚公那样干到底，决不半途而废。革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我厂，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没有彻底被打垮，它的影响还没有彻底肃清。今后也还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和阻力。但是，革命者是不怕任何困难和阻力的。反动的围攻，锻炼出革命的左派。毛主席说：“我们共产党员应该经风雨，见世面；这个风雨，就是群众斗争的大风雨，这个世面，就是群众斗争的大世面。”我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里经受锻炼，改造自己。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生产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我决心把文化大革命激起的冲天干劲，用到生产斗争中去。原来我看一千六百锭，纺的是二十一支纱。从一九六六年六月份开始，要改纺十八支纱，并且加快了车的转数。有人说什么改了十八支纱，解悦最多能看一千二百锭。当然，看十八支、一千六百锭比原来二十一支、一千六百锭困难多得多，不仅车速增加了二十多转，换粗纱增加一百二十多个，多做一次清洁工作，还要多落一落纱，同时，质量要求更加严格，这样劳动强度就相应加大。在新的困难面

前，是知难而退，还是闯出一条新路？这时，我想起了毛主席的“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教导。我鼓起勇气，决心再次打破旧框框，十八支纱，还是要看一千六百锭。为了革命，我就是永远不服气。根据毛主席关于要勇于实践和善于总结经验教导，我不断总结和改进技术操作，加快搞清洁的速度，改变了搞清洁的项目，同时，分析了断头原因，初步摸索和掌握了断头的规律。几个月来，在保全、保养老师傅和同志们维护检修后，我机台的断头由原来千锭时六十多根，降低为现在的三十多根，在保证质量的基础上，减少了换粗纱的动作，生产任务和各项指标都超额完成。经过几个月来的实践，终于闯出了一条看十八支纱、一千六百锭的新路来。这都是毛泽东思想指引的结果，老师傅和同志们帮助的结果。

革命和生产，首先是抓革命。如果埋头搞生产，不抓革命，不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的国家就会变颜色。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决定我们的经济建设按照什么方向前进的大问题。只有搞好革命，才能保证生产沿着社会主义的大道前进。

在新的一年里，我要更加努力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和广大革命同志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做出新的贡献。



夺取革命和生产的双胜利

东北机器制造厂工人工程师 尉凤英

一九六六年胜利地结束了。这一年是举世闻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蓬勃兴起的一年，是最使人们难忘的伟大历史转折的一年。在这不平凡的日子里，全国人民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以排山倒海之势，斗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挖掉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根子，扎下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根子。文化大革命使我们伟大祖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震动了整个世界，对世界革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已经取得的伟大战果证明，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促进了人的思想革命化。这场大革命是铲除修正主义，粉碎资本主义复辟，使我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取得胜利的可靠保证。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发展，是伟大的创举。

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我们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我们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我

们要把毛主席的指示印在脑子里，溶化在血液中，落实到行动上，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当成生活的第一需要。

革命的高潮促进了生产建设的高潮。毛主席说：“一九四二和一九四三两年先后开始的带普遍性的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曾经分别地在精神生活方面和物质生活方面起了和正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两个环子，如果不在适当的时机抓住它们，我们就无法抓住整个的革命链条，而我们的斗争也就不能继续前进。”只有抓革命，才能推动生产向前发展，只有抓革命，才能推动各项任务的完成。抓了革命，促进了生产，为提前超额完成第三个五年计划第一年的任务创造了有利条件。事实证明，凡是抓住了阶级斗争这个纲，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会迅速地向前发展。

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厂斗争、批判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技术“权威”，开展了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广大革命职工，把



在运动中激发起来的革命干劲用在搞好生产上。我们车间的革命职工，努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认真执行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坚守工作岗位，在工余时间参加运动。大家誓作革命的先锋，生产的闯将，把两个担子一齐挑起来，一手把运动搞好，一手把生产搞好。人们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出现了新的生产跃进的局面，提前半个月完成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第一年的生产任务。

过去，我们车间在完成生产任务上总是很费劲，不是拉进度，就是完不成，新产品逐渐增加，但是，设备、人力和工艺装备总是跟不上去。我们学毛主席著作，大找生产落后的根源。原来我们工厂的技术大权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而是在资产阶级技术“权威”手里。这些所谓“权威”们贪生怕死，不敢负责任，反对走自力更生的道路，反对群众路线，靠一套洋框框来吓唬人。我们再也不能容忍下去了，再也不能让他们束缚我们的手脚了。毛主席说：“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我们学习了毛主席著作，懂得了自力更生的道理，我们一定要自己解放自己，走前人未走过的路，敢于攀登科学技术高峰，闯出自己的一条路来。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大造资产阶级技术“权威”的反，搬开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打碎阻碍生产的洋框框，废除束缚人们手脚

的旧制度。车间出现了人换思想机换装、生产直线往上长的新气象。就拿生产多年的簧产品来说，过去，月月靠突击还完不成任务，经常影响兄弟单位停工待料，主要原因是那一套旧的工艺装备，把十几道工序道道严格分批，给上下道工人制造了一条“沟”，切断了正常的关系，人为地造成了矛盾，妨碍了生产的正常进行。毛主席说：“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我们本着敢想、敢干、不听邪的精神，破除了那套洋框框，解放了生产力，节省了劳动力，月月提前完成任务。工人高兴地说：“这个框框破得好，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我们不但砸碎了束缚生产的洋框框，而且还实现了十项重大技术革新措施。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大家拧成了一股绳，以自力更生的精神，只用三个月的时间，就制造出一台双头自动化切口机床，提高了生产效率近一倍。大家为了不忘记这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所以取名“文革一号”、“文革二号”等。十项措施共节省了人员二十八名，机床、电机等十五台。现在，我们车间的任务没有减少，而且这几个月还调出二十八名人员去支援兄弟单位，但是，每月仍然提前完成任务。这是毛泽东思想哺育的结果，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的结果。

一九六七年到来了，我们坚决地响应



林彪副主席的号召，把“老三篇”当作座右铭来学。以“老三篇”为镜子，检查对照自己，破私立公，狠斗“我”字，在改造世界观上狠下功夫，拔掉私心的根子，扎下毛泽东思想的根子。学一辈子毛主席著作，干一辈子革命，改造一辈子思想，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一辈子。

我们要跟随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乘胜前进，坚决贯彻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

命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认真贯彻十六条，搞好斗、批、改，抓革命，促生产，夺取革命和生产的双胜利。

毛主席说：“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我一定要置身于群众之中，当群众的小学生，同革命职工、革命师生和红卫兵小将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只有思想革命化，才有生产的大发展

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 陈永贵

一九六六年大寨又是一个大灾年。但是，一九六六年大寨又是革命、生产双胜利的一年。

大寨，一九六六年在生产上得到的成绩确实是显著的。粮食总产量达到四十八万多斤，按有收获的面积计算，亩产八百二十多斤；总收入（农林牧副）比一九六五年提高百分之二十多；征购任务、工分值、积累都没有减少。社员口粮四百六十多斤；劳动日分值一元三角，比一九六五年提高百分之六。

在农田基本建设方面，成绩也很大。除

一千八百多块土地普遍进行一般整修外，还有近二百亩土地在春季经过重点加工，达到了高标准。并且重点修了六处大工程。光移动石头就达一万五千六百多立方米，移动土六万八千多立方米。打旱井十三眼，植树一万多株。此外，全年新修青石窑和砖窑洞十七眼，盖起青砖到顶的排房、楼房八十七间。

一个八十多户的村庄，男女全半劳动力一齐出动不过一百三十多人，一年内办了这么多的事情，这是什么力量呢？是毛泽东思想的力量。



灾多、灾大，是一件坏事，但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大寨人，经过艰苦奋斗，就把坏事变成了好事。社员们在总结全年的生产时说：“人们脑子里有了毛泽东思想，潜力挖不完，干劲估不透。”“这威力大，那威力大，毛泽东思想的威力最大。这重要，那重要，把毛泽东思想学到手最重要。”这些话说得很正确。

我们体会到，只有思想革命的胜利，才有生产的丰收。只有打败头脑里的“私”字，才能战胜灾害。不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的头脑，要取得生产的胜利，是根本不可能的。

一九六六年一开春，大寨就经受着历史上从来没有的干旱威胁，大旱从一九六五年春天一直连续到一九六六年六月，播种时地里的干土层一尺多厚。党支部为了更有保证地完成抗旱播种任务，在二月份就组织全体社员进行了一次大整训，学习“老三篇”，以张思德、白求恩、老愚公为榜样，开展了照镜子，找差距，表决心，提措施的群众运动。经过一个多月的大整训，大大表彰了先进，批判了一些人的私心杂念，进一步统一了思想，提高了认识，鼓舞了斗志，想出了抗旱播种的办法。大家认识到，能不能战胜干旱，是对我们是否学好毛主席著作的一个考验。大家一致表示，要为革命种田，要实现毛主席提出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号召种田，一定要轻装上阵，战胜灾害，多增产粮食，支援社会主义建设，支援世界革命。

大寨是个缺水地区，地面无水，地下水不足。为了做好播种准备，我们除了对土地加工，增加保墒能力外，在播种前，还千方百计地找水源，打旱井，又用转运的办法，把山下的水运到山上，同时开了一条渠，把十里以外郭庄水库的水引到大寨。

四月，播种开始了，为了按时下种，社员们劳动在地里，吃饭在地里，学习也在地里。能赶墒下种的地块，扒拉开干土，在湿土上播种；能借土下种的，借土下种；种不下去的，担水点种。在这关键时刻，党支部和全体党员，始终站在最前列。党支部书记梁便良在担水抗旱中，肩不离担，白天黑夜地下，一直坚持了五十八天。别人说他太累了，他说：“白求恩、张思德死还不怕，我怎能说累！”

在支部的带动下，全大队男女老少，一齐上阵。青壮年担水，老年浇水，小孩端水，妇女们点种、撒粪，日夜不分，连续干了五十多天，担水六万多担。村里的水担完了，就到二、三里以外的村子去担。一个人担着一百多斤的重担，上坡下弯，一天要走七八十里路程，谁也不叫苦。

经过担水点种，玉米出土了。但是，老天还是不下雨，小苗一出土，就被旱死。我们就再补种，再浇水。直到七月上旬，才算下了一场较大的雨。这时，缺苗仍占百分之四十。雨后苗儿旺长，间苗、移苗任务挤在一起，劳动力非常紧张。我们又学习毛主席著作，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



争取胜利，终于完成了移苗、间苗任务。经过三死三移，保证了全苗。这一仗打胜了，为丰收打下了基础。

天，就像专门和大寨人作对似的。刚刚战胜了凶恶的旱灾，又遇上了特大的洪灾。七月十九日，瓢泼似的大雨，从天空倒下来，在两个多小时内，降雨一百五十八毫米。顿时，平地起水，巨大的山洪，从虎头山顺着七条大沟直泻而下。玉米、高粱被冲倒，谷子、豆苗被淤埋，长达五百多丈的一百七十八条大坝被冲塌，有一百七十亩土地被冲毁。这场灾，比一九六三年还严重。

在严重的灾害面前，是知难而退，还是挺身而出呢？这又是对大寨人的一个严峻的考验。为了战胜这场灾害，党支部再一次组织大家学习“老三篇”。在讨论中，社员们说：“我们大寨人只许给国家争光，不能给国家丢脸。党中央、毛主席、全国人民都看着我们，关心我们，就是天塌地崩也得夺丰收。”于是提出“沟地减产梁地赶，一株禾苗顶株半，加强管理上足肥，大旱大洪不减产”的战斗口号。

广大社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说到做到。他们一面担水、扶苗、移栽、补种，一面打石头、烧石灰、垒坝，整修洪水冲毁的土地。五十八岁的贾进才老汉，带领打石头，日夜奋战，毫不觉累。郭风莲、贾秀兰等铁姑娘，在半腿深的泥水里扶苗，三百多亩玉米，十几个人突击了三四天就完成了。贾来恒等修坝的社员决心更大，他们说：“洪

水再大，只能冲坝、冲地，冲不了我们脑子里的毛泽东思想，我们一定让狼窝掌大换新装。”不到一个月，他们就把沟修起了，而且修得比过去更坚固。现在重填了土，种上了冬小麦。这次洪灾被我们战胜了。

以后，玉米在扬花期间，受了涝灾；八月下旬，谷子又受了虫灾；十月上旬，又遭了风灾。但是，我们没有被灾害吓倒，而是战胜了灾害，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我们不仅得到了丰收，并且在玉米地里间种了小麦，使小麦播种由一九六五年的五十多亩，增加到二百零四亩，为争取一九六七年丰收打下了基础。

我们在大灾之年，获得了生产丰收和基本建设的显著成绩，根本原因是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促进了人的思想革命化。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全体社员更加如饥似渴地学习毛主席著作，从懂事的小孩到七八十岁的老人，人人学，人人用，用毛泽东思想批判资产阶级，用毛泽东思想战胜大自然，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破私立公，一心为革命，成了考核自己的唯一标准。

社员们有了革命思想，在抗灾斗争中，就不怕苦，不怕累，不怕死，一心为集体，一心为革命。他们每天天不明就下地，中午不回家，晚上加班干，一个人干几个人的活，重活脏活抢着干，出了力还不多要报酬。他们认为，为革命、为集体最光荣，为个人、闹自私最可耻。在前段评比会上，全体社员



一致同意给昼夜不眠进行抗旱的梁便良、李玉良、贾金柱等人每天多加十分，可是，他们坚决不要。他们说：“要是为了工分，我们还不干哩。我们是为了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

我们深深体会到，毛泽东思想是战胜一切、创造一切的最好、最灵、最有力的武器。

千条万条，毛泽东思想第一条。毛主席的书，是革命的书，是代表全国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利益的书，是破私立公、改造灵魂的书，是战胜一切、改造一切的书，是我们贫农下中农闹革命的传家宝。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字字值千金。只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抓革命、促生产靠的是毛泽东思想

山东省黄县下丁家大队党总支书记 王永幸

一九六七年到来了。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跨进了新的一年。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响应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获得了革命和生产的双丰收。下丁家的革命形势，也和全国一样，好得很。广大社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大破四旧，大立四新，出现了一个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的高潮。从儿童到白发老人，手不离卷，天天读毛主席的书，毛泽东思想越来越深入人心。为革命种田，用革命精神种田，越来越自觉。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促进了人的思想革命化，推动了生产大发展。一九六六年，下丁家大队

虽然遭受了严重的干旱、虫害、风灾、雹灾，可是，毛泽东思想武装了人们的头脑，什么也不怕，一切灾害都被战胜了。小麦增产了，秋庄稼又获得了丰收。同时，农田基本建设和副业生产都有了很大的发展。

十多年来，下丁家人向阶级敌人斗，向大自然斗，能够取得翻天覆地的胜利，就是听了毛主席的话，遵照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前进。我们始终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抓革命，促生产，使下丁家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下丁家，从合作化时期到现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我们抓革命，就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抓阶级斗争这个纲，以阶级斗争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



就敢和天斗，和地斗，和阶级敌人斗，再大的苦也能吃，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

伟大的一九六六年胜利度过了，在这更加伟大的一九六七年，我们应当怎样呢？《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今后，我们更要听毛主席的话，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一定要继续贯彻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使社员进一步思想革命化，夺取更大的胜利。

一九五五年，我们刚办起农业生产合作社不久，一些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就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巴不得合作社在幼年时期就垮台。那时，由于刚办社，缺乏管理经验，有部分秋庄稼发生草荒，阶级敌人就趁机破坏，胡说什么“合作社好，合作社好，地里不长庄稼光长草”。党总支就组织党员、干部学习毛主席的《组织起来》等文章，用诉旧社会苦、诉小农经济苦等办法，提高了群众的觉悟，打退了阶级敌人的进攻。在这场阶级斗争中，大家一面向阶级敌人斗，一面把这股子劲用到消灭草荒、搞好生产上。结果，合作社的庄稼大增产，平均亩产比单干多五十多斤。这是合作化后打的第一次阶级斗争胜仗。后来，我们打了四次较大的阶级斗争胜仗，每次都促进了生产的大发展。

一九六二年，我们又打了一次阶级斗争的胜仗。当时，阶级敌人趁我们调整体制的机会，拉拢部分干部、群众，鼓吹按村劈队和包产到户，说什么“按村分开队，谁也不管谁；土地分到户，谁也不吃亏”。那时，干部和广大贫农下中农，通过学习毛主席关于组织起来、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关于人民公

社等一系列指示，大家的社会主义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识破了阶级敌人耍的花招。在辩论大会上，社员王连升诉了旧社会父亲饿死、母子讨饭那种悲惨生活的苦，全场落泪，激发了更多的人起来诉苦，仇恨资本主义思想，坚持走集体化道路。我代表多数干部和广大贫农下中农的心愿，表达决心说：“我们永远听毛主席的话，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誓死不走回头路。”这股歪风顶住了，大集体巩固了。在这场激烈的阶级斗争中，社员们焕发出来了冲天干劲，他们说：“我们把集体经济搞得比钢铁还要坚固，阶级敌人休想把它攻垮。”大家一股劲地向自然开战，平整土地，千方百计地“啃硬骨头”，整那些高低不平、七零八落、戳破地皮就露石头的山岭薄地。向高山进军，建高山水库，水利化有了很大发展。从而，生产有了大幅度增长。

抓革命，还要抓公和私两种思想的斗争，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必须破私立公，破资产阶级思想，立无产阶级思想。人的思想革命化了，生产就会迅速发展，改造自然就会加快。

下丁家大队是一个“山高、地薄、石头



多”的穷山区。怎样才能摆脱贫穷，富裕起来？最初，大家的看法很不一致。有些人主张走自力更生的道路，下苦功，出大力，把这穷山沟改变过来。有的人主张靠搞副业做买卖发财，他们怕苦怕累，说什么“整一亩山岭薄地用几百个工划不来”。党总支组织社员反复学习毛主席的《愚公移山》等文章，开展了“是算大账还是算小账”、“是守业还是创业”、“是修修补补还是彻底革命”的大讨论。通过学习和讨论，大家看到了社会主义的美好远景，眼界开阔了，树立了彻底革命的思想。就这样下定决心，苦干几年，把这穷山沟改变过来了。干出成绩就更增长了志气，进一步促进了生产和建设的发展。

每遇到自然灾害的时候，总有一些人畏难退缩。一九六六年，小麦遭到严重干旱，全大队十九座水库塘坝都干了，小麦生长受到了严重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畏难发愁，对抗旱怕苦怕累，“我”字当头。后来，经过反复学习毛主席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愚公移山》等文章，从中吸取了巨大的力量和智慧，鼓起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劲头。大家迎着困难上，越困难越革命，越早越起劲干，充分发扬了革命硬骨头精神。有的生产队往返跑四、五里路，爬山越岭挑水浇小麦。社员们肩压肿了不叫苦，连续向干旱斗了一春不喊累，直至胜利，夺取了小麦丰收。

在工作取得成绩时，需要很好地抓革命，不抓革命就会产生骄傲自满、故步自封，出现“富不革命”的思想，生产就要停滞，甚至要退回去。一九六四年夏季，有一次检查生产时，我们发现第十三生产小队的玉米，长得不及相邻的于家口大队，往年的庄稼都比人家长得好，为什么这年不及人家呢？党总支专门开会研究这个问题，分析的结果，主要是因连年丰收，有些人在胜利面前经不起考验，产生了骄傲自满思想，所以落后了。

我们立即组织全体干部、社员，学习毛主席“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教导，检查了骄傲自满思想，生产又上去了。骄傲自满是不断革命、彻底革命的对头。富了如果不想革命，就要演变过去。所以，这也是阶级斗争，必须抓。

生产要发展，必须用毛泽东思想统帅，在增产措施上大搞革命，大抓科学实验，横扫一切右倾保守思想。下丁家大队的科学实验，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了很大的发展，各种庄稼都选用了优良品种，采取了新的播种方法和管理方法。小麦播种做到深翻整平多施肥，良种密植浇足水，播种质量大有提高，为一九六七年小麦丰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要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高潮，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夺取革命和生产的更大的胜利。



开展群众性的破私立公运动

解放军某部红九连党支部

伟大的毛泽东时代，是人类历史的最光辉的时代。

一九六六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是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突飞猛进的一年，是全国人民的精神世界大革新的一年，是毛泽东思想取得伟大胜利的一年。在这一年里，我们连的全体同志，和全军全国的广大革命同志一样，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课堂里，受到了极其深刻的教育，每个人都向共产主义的精神世界大大迈进了一步。

新年到来了，我们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怀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敬仰的心情，和大家一道欢庆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

一九六六年春天，正当我们坚决地贯彻林彪同志提出的突出政治五项原则，大力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的时候，从报纸上看到了揭露“三家村”黑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我们全连同志义愤填膺，怒火上窜，决心打倒这些牛鬼蛇神，誓死捍卫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全连同志连夜开了批判声讨黑帮的大会。

接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这是一场触及

人们灵魂的大革命。通过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斗争和批判，使我们更加恨上了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更加认清了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核心——“私”字的危险性，对破私立公产生了更加强烈的要求。大家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清人们的‘私’魂的大革命。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不但要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狠斗到底，还要和自己灵魂中的‘私’字狠斗到底！”这样，我们党支部对抓全连同志的思想革命化更加自觉了，决心更好地带领大家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搞好破私立公的思想革命。

毛主席说：“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搞革命战争，要动员群众，依靠群众。破头脑中的“私”字，也只有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才能使群众把自己从“私”字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我们也想到以前连队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凡是发动群众好的时候，效果就好，有时发动群众不够，效果就不好。我们决定在连队更好地发动群众，开展破私立公的革命运动。



要想搞好群众性的破私立公的革命运动，领导必须当好先锋。干部们说：“咱们要到群众里边去，敞开自己的思想‘大门’，叫群众把咱们思想上的‘私’字烧掉。”在破私立公的小整风中，干部们首先亮思想，挖私心，并在讲用会上带头讲破私立公的心得体会，然后让战士对干部进行讲评。群众天天看着干部，心明眼亮，人多智广，是帮助干部思想革命化的最好的动力。群众帮助干部搞好了破私立公的革命，提高了干部革命的自觉性，从而也提高了干部领导群众革命的自觉性。

怎样领导全连广大战士开展破私立公的群众运动？我们的体会是：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做破私立公的主人，使每个人都当向“私”字进攻的“爆破手”，都当“公”字的开路先锋。依靠群众自己破私立公，就一定能破得好，立得好。我们党支部在这方面主要是启发战士们以“老三篇”为武器，自己找自己头脑中的问题，自己斗自己的“私”字。班务会上，同志之间，还经常交流破私立公的经验和体会，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开展破私立公的思想互助。总之，自始至终，体现群众自觉革命的精神。只有让群众自己破除自己头脑里的“私”字，自己总结破私立公的经验，才能使破私立公的群众运动搞得轰轰烈烈，生动活泼，扎扎实实。一九六六年我们的几次小整风，都是本着这个精神搞的，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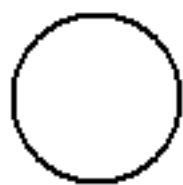
由于在连队中开展了群众性的破私立公

的革命运动，连队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心为公的思想不断增长，一心为公的好人好事不断涌现，一心为公的共产主义新人迅速成长起来。如战士肖德光和陈代清，在一次劳动中，先推了一辆难推的车，觉得很费力，就去推一辆省力的车。刚一推，就想到了毛主席在“老三篇”中的教导，两人在一起开了个小“斗私会”，又去推第一辆车了，推起来感到轻松了。他们体会到：一心为公，才能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挑更重的革命担子。新战士仇国贤入伍时，有当几年兵学点技术就复员的思想，他在破私立公的群众运动中，批判了这个错误思想，提高了觉悟，入伍不到半年，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说：“我要为革命斗一辈子私心，树一辈子公心。帝国主义不灭亡，就决不下枪杆子。”一九六六年，全连有三十七名战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二十八名战士加入了共青团，五好战士和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也增加了。连队革命化、战斗化的建设加强了，在四好连队运动中，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新的一年到来了，社会主义革命将以更快的速度向前推进，对我们的破私立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全连同志决心响应林彪同志的号召，更加努力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以“老三篇”为座右铭，搞好群众性的破私立公的革命运动，努力攀登一心为公的最高峰，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向着共产主义的精神世界奋勇前进！



向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新高峰前进



战斗英雄、解放军某部团政治处主任 杨道根

毛泽东思想是我军革命化的根本，中国兴旺的根本，世界解放的根本。林彪同志号召我们，要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提高到一个新阶段。这一指示，充分反映了广大革命战士和革命人民要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的强烈愿望，成为我们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最强大推动力。这是保证无产阶级铁打江山永不变色的根本措施，是千年大计，万年大计，不仅对我军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将产生深远的影响，而且对促进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着极为重大的作用。

我原是一个贫农出身的放牛娃，在旧社会，我家祖祖辈辈给反动派当牛做马。爷爷给地主干了一辈子活，最后饿死在地主家门口。母亲被地主踢死在地里。父亲被地主逼债，浑身被打得皮开肉裂。我七岁给地主放牛，吃的是残汤剩菜，穿的是破布条条，睡的是牛栏地，盖的是破蓆衣，逃过荒，要过饭。到十三岁，没有吃过一顿饱饭、穿过一件棉衣。是毛主席使我这个在旧社会受尽欺凌的放牛娃得到翻身解放。十四岁时我参加了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创建的革命军队，把我抚养成人。是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的教导，使我懂得了人生的意义，成长为一个革

命战士。我知道，个人同群众比，同集体比，那是渺小的，但是一旦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就会有使不完的力量。我们所以能够在战场上打败凶恶的敌人，在工作中克服各种困难，在思想斗争中清除私心杂念，向共产主义精神境界大步迈进，就是因为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鼓舞和指引。十几年来，党和人民给我记了十八次功。我知道，每一次记功，都是党和人民对我帮助教育的标记，都渗透着党和同志们的无数心血，都是毛泽东思想哺育的结果。

从我的亲身战斗经历和成长过程中深刻体会到，毛主席是人类的大救星，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太阳，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强大法宝，是我们的命根子，是我们革命的灵魂，力量的源泉，胜利的根本。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海深河深不如毛主席的恩情深，天大地大没有毛主席的思想威力大。有了毛泽东思想，就有我们劳动人民的一切，离开了毛泽东思想，就没有劳动人民的一切，就没有幸福的今天和无限美好的明天。对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来说，最高的职责就是学习、执行、宣传和捍卫毛泽东思想。

近几年来，在林彪同志的指引下，我们



部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高潮一浪高过一浪。广大革命战士以无比深厚的阶级感情和顽强刻苦的毅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最强大的思想武器，破私立公，彻底改造世界观，有力地加速思想革命化，涌现了大量的共产主义新人，推动了部队建设。广大干部战士一心为公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从来没有今天这样高，战斗力从来没有今天这样强大。

现在，我们又跨进了一九六七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日益广泛深入地开展，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正以雷霆万钧之势，磅礴于全世界。在全中国和全世界，亿万革命群众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整个世界进入了毛泽东思想的新纪元。在这样一个大学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的新时代，在这样大好形势面前，作为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缔造的革命队伍中的战士，我们更要以新的战斗姿态，更坚决贯彻林彪同志的指示，向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新高峰迈进。

为了达到这个新的高峰，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我们一定要进一步增强对毛泽东思想的深厚阶级感情，一定要在自己的头脑里展开一场大灭资产阶级思想、大立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一定要在自己的灵魂深处搞出一个一心为公、一切为公的新局面。这是历史的使命，是时代的要求，是阶级斗争形势的需要，是社会主义革命新阶段最紧迫的任务。“老三篇”是实现思想革命化的最有力的武器。我们一定按照林彪同志的教导，把它当作座右铭来学习，要天天学习，事事对照，处处运用。用它来斗掉头脑里的私心

杂念，用它来扫除身上的政治灰尘，用它来实现自己的思想革命化，用它来树立一心为公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使自己的一生永远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在革命化的大道上，永远前进。

毛主席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革命战争要依靠人民群众，彻底改造世界观也要依靠人民群众。一个革命者，生活在狭窄的小天地里，是一定改造不好世界观的。只有到群众中去，和群众一起斗争，一起实践，大胆地向群众亮私心，让群众批评自己头脑里的资产阶级思想，让群众的斗争烈火把头脑里的一切私心通通烧掉，才能真正地树立起共产主义的精神世界，才能冶炼出一颗永不变色的、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的红心。

现在，美帝国主义正在疯狂地扩大侵略战争，对中国的战争挑衅也越来越猖狂，阴谋把战争强加到我们头上。现代修正主义正加紧为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效劳。我们必须密切注视斗争形势的发展，时刻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和战斗意志，加强战备，严阵以待。

最大的战备，就是大学毛主席著作。过去，我们靠毛泽东思想打败了蒋匪帮，打败了日本鬼子，也打败了美帝国主义；现在和将来，我们更要靠毛泽东思想，战胜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把人类的一切害人虫扫除干净。

我们心中牢记毛主席的教导，手中紧握战斗武器，坚决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无产阶级大民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随时准备参加援越抗美的斗争，随时准备粉碎美帝国主义及其帮凶对我们伟大祖国的一切挑衅。



沿着毛主席开辟的航道阔步前进

沈阳市东方红副食品商店副政治指导员 李素文

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胜利地向前发展。这个革命，震动了整个社会，震动了整个世界。

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用毛泽东思想改造亿万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大立毛泽东思想的群众革命运动。这场大革命，进一步激发了广大革命职工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积极性，使我们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更加热爱，对毛泽东思想更加信仰。

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在我们商店形成了一个新高潮。不仅在商店学，而且组织家属学，不仅营业员学，而且还和居民群众一起学。

广大职工积极响应毛主席“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积极地行动起来，奋起战斗。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一切牛鬼蛇神猛烈开火，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我们商店的革命职工，积极响应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以革命统帅生产，担起了革命和生产这两副重担，既要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又要做生

产战线上的闯将，在我们的服务工作中，贯彻毛主席的“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高标准。为了给群众创造方便，我们商店的革命职工，不怕烈日炎热，不怕天寒地冻，不怕风吹雨打，坚持给群众送货上门，把群众最需要的、质量最好的商品，给群众送到家。在职工群众上班前，就把油、盐、酱、菜送到他们手里，使他们一心无挂地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这样做，虽然冷一些，苦一些，但是，换来的是多数人的温暖和方便。我们送去的是党和毛主席关心群众的温暖，把这些温暖通过我们的双手送到群众的心坎上，我们带回来的是广大人民对党和毛主席的无限热爱。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对广大群众无限信任，最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毛主席和我们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永远和我们站在一起。在短短的三个多月里，他老人家就八次接见了革命师生和红卫兵小将。每次接见，都是对我们广大工农兵群众的最大鼓舞，给了我们对于阶级敌人作斗争的无穷无尽的力量。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在社会主义事业中，要想不经过艰难曲折，不付出极大努力，总是一帆风顺，容易得到成功，



这种想法，只是幻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指引下，取得了辉煌成就。但是，斗争是有曲折的，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当前，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一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仍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继续玩弄各种手段来对抗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要敢于起来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斗争，要敢于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斗争，就必须斗倒自己的私心杂念。在斗争中，当我想到个人时，怕对自己不利，怕丢掉荣誉，就是发现了问题也不敢提，不敢斗。但是，当我想到，如果害怕自己当不上劳动模范，不敢起来斗争，那就不配当一个劳动模范，就不是一个革命者。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大事，是保卫毛主席、保卫毛泽东思想的大事。想到这里，我就浑身是胆，就天不怕，地不怕，不怕牺牲自己的一切。当我揭露和批判省、市委某些领导人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时候，遭到了他们的压制和打击。但是，不管给我加上什么罪名，不管使用什么手段，我都不怕，我要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拚死的斗争。

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的人，眼睛里根本没有群众，根本不理解我们广大革命群众无限热爱毛主席、无限热爱党的心情，把我们关心国家大事的行动，看成是大逆不道。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说，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只有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它批倒批臭，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才能贯彻下去，才能把无产阶级

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搞彻底。

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一次不上课堂的上课，是不答卷子的考试，对我们每一个革命者都是一次严重的考验。这场阶级斗争，是极其复杂、极其尖锐、极其深刻的。只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紧跟着毛主席，掌握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嗅觉灵敏，眼光锐利，立场坚定，旗帜鲜明。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每学一次毛主席著作，都有一次新的收获；每写一篇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的文章，都有一次新的体会；每参加一次斗争会，政治思想觉悟就提高一步；每运用一次毛泽东思想解决现实问题，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感情就更加深厚。我进一步体会到，人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革命必须“敢”字当头，与天斗，与地斗，与错误思想斗，与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斗，与一切牛鬼蛇神斗。斗争就是幸福，斗争就是快乐，斗争出真理，斗争出奇迹，没有斗争就没有生命。

一九六七年来到了。在新的一年里，我要更加刻苦地读毛主席的书，积极响应林彪副主席的伟大号召，把“老三篇”当作座右铭来学，狠斗“我”字，在灵魂深处闹革命，破私立公，把毛泽东思想真正掌握起来。凡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坚决拥护，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坚决反对。毛主席的话我要句句听、句句照办。我誓死捍卫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永远跟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大风大浪里干一辈子革命，沿着毛主席开辟的通向共产主义的航道，阔步前进！

